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說 文 釋 例

(九)

王 筠 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文釋例

(九)

王筠學

國學基本叢書

說文釋例卷十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六七篇

木下云從中非也必從其義乃可云從中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從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丁象榦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梅下云可食者區別之詞也後文某字乃是今之梅子而爾雅則無某字第曰梅柎故郭氏忽之注曰似杏實酢直如今語惟陸璣疏與許同意陸曰梅子青不可食柎子赤

者材堅白者材脆未言其可食與否知梅柑一類二種以材爲用非果品也當許君時梅某蓋已混淆故別之曰可者僅詞也若某字則直說之曰酸果矣。

柔下云讀若标故大徐引唐韻直呂切段氏乃以玉篇時渚切爲是則是許君非也段氏講古音何乃泥今音邪。

然下云酸小棗段氏疑之不知酸棗分大小亦分甘酢特較小爲大不與棗爭大也其木則有極大者。

段氏祇見楓香故說楓字未確北方之楓木其實類樗但兩兩相對而生俗以形似呼爲燕子南方之楓香木其葉

似楓而實如栗房。焚之有香氣。非一物也。如或楓人卽楓香。則不當反遺北方之楓也。倉頡籀斯。皆生北方。苟非橘柚錫貢。將儕於荔枝龍眼。不爲之專製字矣。況無大用如楓者乎。

榆下云榆白粉。粉下云榆也。陳風傳粉白榆也。疏引孫叔然曰。榆白者名粉。許君榆下說。似爲粉作注。乃粉下不云白榆也。則又似謂榆爲白粉者何也。下文梗下云。山粉榆。有束莢可爲蕪蕘者。孫本蕘作夷。釋木無姑。其實夷似與此相當。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

香所謂蕪荑本草綱目蕪荑下李時珍引說文曰梗山枌
榆也有刺實爲蕪荑其上文云梗名扁故此引梗以實之
非字誤然梗字可無梗字見詩不可無也李氏又引楊蒲
柳也其訓甚雅惟李乃明人何以所見說文與今不同然
其所引來下之一來二卒甚可信也

枚下云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攴詩曰施于條枚案此凡兩
義云可爲杖者是禹貢柅榦栝柏之榦傳曰榦柘也疏曰
柘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筠因今人以柘爲馬策而
左傳云以枚數闔枚以策馬故從攴也知此義以榦爲柘

也。許君引詩則枝榦之榦玉篇。枚箇也。箇數之一枚也。木必一榦而后枝分焉。詩伐其條枚。傳榦曰枚。是也。然榦取諸弓。非柘之別名。故不列枚於柘字後。又非築牆耑木之本義。故亦不使與榦篆相儷也。小徐本。可爲杖句。在從木。文之下。蓋疑榦爲枝榦。無不可爲。不特可爲杖。故遂之也。○枚字說解甚可疑。說曰榦也。將依僞孔傳榦柘也。說之則與可爲杖句連貫矣。然自本至條。凡十三字。皆指木之一端而言。而枚承其下。不應是木名。乃十三字中有櫻字。固木名也。將無兩字本在前。脫誤在此邪。將依毛傳榦曰枚說之。則榦卽本也。與十三字一例矣。而

可爲杖句不應承其下。將依小徐本以可爲杖。遂置從木
支之下。則從木支會意。何以得榦也之義乎。姑獻其疑。以
俟君子。

柺下引詩曰桃之柺柺。小徐本。此下又引詩曰愷風自南。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柺柺。此說詩
之詞。祇

存首
句也。

凡廿五字。兩引詩曰。非屬詞之體。蓋兩本不同。掇拾

爲一。大徐用其一本。故無凱風也。且引詩作天天。釋詩反
作柺柺。皆足證段氏之說之精。惜未列二徐異處。而輒加
辨正。令人猝不可解耳。所以天天爲少盛兒者。天者屈也。

白樂天詩借爲高字用之。高，竈皆訓不正，俗作歪。蓋於字形得意。木之嫩枝荏苒，故多天屈矣。

榭下云木也。段氏曰未詳。案此木吾鄉多有，用亦甚廣。葉似槐而微尖，叢生作長條，冬斷其條置窖中，以土埋之。至春栽之則茂，當春斷而栽者不及也。一二年者中爲筐籠之屬，犬一扼而短者，中爲田器之柄，長者爲槍柄，其質堅而性柔，攢竹者不如也。

樛杓二字，段氏依韻會所引，合併其說解，而刪樛字。嚴氏曰：詩樛木釋文引韓詩作杓，引說文云木高，不云下曲，則

六朝舊本分樛杲爲二篆。韻會非筠案毛詩有樛無杲。爾雅杲者聊。下句曰杲。而無樛。廣韻十八尤收杲字。云高木。甘幽分收樛杲。各引說文。集韻十八尤合爲一。甘幽分爲

二。渠幽切內又收杲。云木下曲。玉篇亦合爲一。竊意樛字

果係後人羈入。則何不依仿以爲言。如婉爲嬰之。今而割字。而說曰順也。

一句爲二。且樛木傳。木下曲曰樛。不言高。蓋下曲爲葛藟

纍之之所由。無取乎高也。蓋許君宗毛。樛下云。下句曰樛

者。取尔疋以說詩。謂詩及尔疋皆當作樛。不當依韓詩作

杲也。卽繼之以杲字。而說之曰高木。謂杲字之訓。自指謂

木之高者於下句無涉。今尔足下句曰杓，則同聲假借也。揮下云：一曰犁，上曲木犁轅。茂堂据集韻類篇無犁轅字，欲刪之是也。廣韻亦無之。玉篇則曰犁轅頭也。從知二字爲後人加注，謂揮一名犁轅也。茂堂謂卽耒耑，非也。上文枳耒耑也，以金爲之，故有重文鉛。揮則以木爲之，犁無轅，耨乃有轅。古無耨字，蓋通謂之犁，故曰犁轅也。椴下云：種樓也，是卽耨也。

椴下云：杓椴而杓字繼其下，則曰木也。案本部木名，至櫛而止，以後皆本根枝葉之類，自柳以下，則器用矣。杓字上

下凡十六字皆田器安得以木名廁其閒玉篇椴字次第與說文相當而杙字則在前文桔柞二字之閒蓋後人因杙椴之說妄遂於此

槌下云瑚槌也謬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二器制自二代安得混而爲一禮記釋文連本又作璉論語釋文無說然則槌其本字連則省借字璉則涉瑚而從玉也卽曰鄭君不聞其制蓋許君亦不聞遂連言瑚以定之然獨不可曰夏后氏宗廟黍稷之器乎

榎下云機持繪者玉篇繪譌繪段氏遂欲改繪爲會而引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以明之案此語自是綜於
複無涉也說文綜機縷也玉篇曰持絲交二說相成綜以
縷爲之持絲之交忽上忽下故曰出入不絕也滕卽詩杼
柚之柚釋文云或作軸吾鄉猶沿此稱矣其持經也使絲
不亂也綜之持經也則分經爲二使絲相交也設不交則
何以含緯乎止部奄下云機下足所履者卽所以抑揚此
綜也織旣成繪則滕去身遠不便於織矣故有複以卷之
小徐曰複卽軸者今人亦呼持繪之木爲軸與持經之軸
同名然複以圓木爲之兩端多爲通孔卷繪之後以直木

轄孔中。使之不動。勝則以竹爲之。而木爲匡。名同而形固不同。案勝以轄制爲用。榘以旋轉爲用。各與車軸相似。故均得軸名也。總此諸器而論。榘最與織工近。勝在外。綜又在外。奄在下。而上與綜相直也。

柎下云闌足也。段氏疑闌當依韻會作鄂。案韻會自依常棣爲說。許以樂柎枹控柷類列。皆樂事也。闌下云門遮也。閑下云闌也。橫下云闌木也。則闌者以橫木限之之名也。虞下云鐘鼓之柎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虞。以羸屬爲鐘虞。以羽屬爲磬虞。鄭注橫曰筍。植曰虞。統言之也。許以虞爲

柎析言之也。虞祇是直木，別刻木爲鳥獸之形以承之，其形必大於植，而後植之立者不搖，是之謂遮闌其足矣。足者植之本也。今日壇廟中樂虞爲白鵝以承之，知古者亦然。

枹下云擊鼓杖也。雖不定其爲原文與否，然文義自通。段氏改杖爲柄，而又不刪擊字，何其不通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說文桴鼓柄也。西征賦注引說文枹鼓椎也。卽改之曰擊鼓椎也。亦通。若鼗鼓有柄，楹鼓亦可強謂之柄，然豈所以擊鼓乎。凡段氏所引考之原書多

不符。

玉篇枹鼓槌也。

枹下云樂木空也。當作控樂也。與控下云枹樂也。轉注。今本乃分控爲木空。而又遙樂在上也。案枹樂控樂似非屬詞之體。然瑟下云庖犧所作弦樂也。簫下云參差管樂。筑下云似箏五弦之樂也。箏下云五弦竹身樂也。是凡樂器許君多謂之樂者。嚴氏據毛傳枹木控也。謂此當作樂木控也。似與許君語例不符。

橋下云水梁也。梁下云水橋也。案橋之見於經者。士昏禮。筭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度筭。其制未聞。今文橋。

爲鎬。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橋井上桔槔。知古人未嘗以橋爲梁。而經凡言梁者。或謂屋梁。或謂魚梁。又不第橋梁也。呼梁爲橋。蓋始於漢。許君說橋。則弃古義而用今義說梁。又甚狹。夫梁旣入木部。則屋梁當爲正義。而凡梁皆統之矣。王煦曰。水部泐。廣韻集韻並音商。以此知其當作泐。梁梁皆當從泐聲。是也。不必從水。乃爲水橋也。蓋以事勢緩急揣之。當先有屋梁。而後有橋梁。屋梁架空而過。而橋梁之制相似。因取其名矣。許君誤也。然橋水梁也。梁水橋也。文法鄙拙。蓋後人所改。

玉篇梁下亦云水橋也。橋下云梁也。又引禮奉席如橋衡。

檣下引左傳檣柁而篆文先柁後檣其說解又相似吾疑
爲誤倒然玉篇亦先出柁字引說文五滑切斷也一曰給
也不知亦引自說文否今無此句杙下引左傳檣杙再出檣字云斷木也
上下文次序亦與說文大同當再考之

段氏疑櫳爲淺人增案鸚鵡賦順櫳檻以俯仰李注引說
文櫳房室之疏也不引此檻也之說亦可疑也或後人因
檻下云櫳也與龔字形異所用又不同因增此文也

𦉳字說解旣以𦉳爲模字

集韻有𦉳

又以大𦉳爲兩字


廣韻𦉳六緝𦉳

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則不引說文
案今本無𦉳且數名之說不似說文語以𦉳下云二十并

也。卉下云三十并也。絜之可知。是未定之論也。非大部有𠄎十部有𠄎而
今挽也。竊疑𠄎字當隸大部。以許說豐也知之。字形則從
大。𠄎聲。𠄎卽某之古文。𠄎也。𠄎變爲𠄎者。觀之古文。𠄎其
𠄎亦作𠄎也。𠄎之正文某。今入四五十厚。毛詩氓篇。謀媒
與蚩絲。洪丘期爲韻。其聲與無相近也。周熈尊銘。𠄎字
正如我說。又有𠄎。𠄎兩體。皆有無之無也。而字不從𠄎。
才字。小徐以上一爲岐枝。下一爲地。非也。段氏以上一爲
地。是也。以將生枝葉。指下畫。又非也。作此篆者。皆上一長
下一短。地不能短於岐枝。且已生岐枝。何云將也。故知小

徐非枝葉不能在地下。故知段氏非。文登畢恬谿亨曰。當作卩。圓點以象根之上大而下細。其說近理。而說解不見此意。或者從丨從一。無以別於十字。故加一以爲別邪。至於將生枝葉。則指丨而言。兼承初字之意。艸木必生枝葉。而丨則無之者。惟其初也。故曰將。六書正譌以爲材之正字。而曰象其枝根斬伐之餘也。從木省。謂斷木字之四曲也。頗爲野言。鐘鼎文卩字釋爲在。當卽才字。省在之土。而存才聲也。其短一附于長一。不相離。

之部。圭下云。從之在土上。是望文爲義也。小徐本有古文。圭字。則圭乃是從古文省耳。而從王之字。說文多誤。毀有

古文毀則亦是從王省。今隸土部。是從土爲義矣。何不隸
毀於壬部而以毀爲篆文乎。乃至丕有古文丕而變王爲
工。較之從土猶得其半者。王從人從土。尤爲背理。是李斯改古
文時業已嚮壁虛造。何怪許說之紕繆乎。封之古文作。李斯直忘之邪。○釋山碑經字從丕。其川字上下牽連。斯
作土不便。亦近於上下兩借矣。後人離之作丕。乃從工。而
後罪歸作備也。

出部𠂔下云。𠂔。𠂔。不安也。易曰。𠂔。困于赤芾。易困卦上
六釋文云。𠂔。𠂔。說文作𠂔。𠂔者。𠂔之正文。本是借字。大

徐作𦰇。或沿上文之𦰇。𦰇例推而改之。其刪困于赤芾句。

則大誤。繫傳引上六爻詞。與陸氏引說文於上六同誤。其

九五釋文曰。荀陸王肅本。劓。劓作𦰇。

𦰇作𦰇者。木部。𦰇下引春秋傳。𦰇。𦰇。

今本作𦰇。𦰇是也。𦰇則後出之。專字釋文又出𦰇字。即𦰇也。

云不安貌。鄭云劓。劓當爲

倪。倪乾鑿度云。至于九五。劓。劓不安。易緯出於前漢之末。

其作劓。劓雖同。今本而其訓爲不安。則與荀鄭王同。知許

君所述者古義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

足曰劓。不知爲借字。而据字之本義說之。而易義遂乖。余

作句讀。已明劓。劓爲𦰇。𦰇之借字矣。今再以本卦決之。見

九五不得有剝削之象焉。王弼注曰：用其壯猛，行其威刑，是謂九五剝削他人也。夫九五陽剛中正，豈有暴戾之理。王說非也。程傳曰：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剝削之象也。本義申之曰：下旣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爲困矣。是朱子以困于赤紱承剝字而言。然彖傳曰：剛揜也。本義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是以兩義說之。然按爻詞，祇如後義。卽如六三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而象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則祇重困同體之陽也。是知初六六三無困九五之理。且九四與初六正應矣。乃象傳

曰志在下也有與也。是不困四也。既不困四能越所應而困五乎。蓋九五受困于上。受助于二。惟受困于上也。故五之繫黜。卽上之窺視。古今字也。惟受助于二也。故五之困于赤紱。利用祭祀。與二之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同其占也。夫受困于上。則祇可言劓。不可言剝。顧九五之尊。誰敢劓剝之。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誰得而劓剝之。設曰劓剝。則殘形之人。其困于赤紱不足復言。又何以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乎。且象傳曰志未得也。劓剝豈止于志未得乎。同人上六象傳。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震上六象傳。震索索。中未得也。凡言未得者。不至于凶。則其詞意。

祇如旅四象心未快也。而已若剝則則是凶咎矣。而上六于艱旣，卽困于繫臲也。困

君子者必自困，故同其詞也。猶三困二，則象傳曰乘剛也。爻詞雖曰困于石，兼四言之，而傳不曰困于石承剛也。是知剛揜也者，祇是揜乎其上，所重者上困五，三困二而已。而就二五論之，則祇是自困蓋五，賢君也。二，賢臣也。不幸天步艱難，則二鞠躬盡悴，五憂勤惕厲，故曰困于酒食，困于赤紱，不見爲人所困之意。惟二陷險中，故曰征凶无咎。是所謂致命遂志也。五爲說體，故曰徐有說，是所謂不失其所亨也。○段氏謂臲當从臬出聲，因不立臬部而誤於

音理是於字義則非其說曰不安也從出乃與不安合若
臬者射準的也植立不動之物引伸爲陳時臬事法令亦
不可變動之事也皆無不安意○睽卦釋文劓王肅作𠂔
魚乙反案此借𠂔爲劓也可爲𠂔證○廣雅釋詁危也一
條內有陞𠂔二字而不相連則是𠂔之一字卽訓爲危也
一字獨立不比劓𠂔二字連言其爲假借猶易見竊疑此
𠂔字是劓之變體說文舠船行不安从舟𠂔省聲劓變爲
𠂔猶舠變爲朕也

索字在宥部便不可解宥之說曰宋宋然是虛字也惟宥

宀二字宜屬之。孛字兩義已勉強相附矣。索乃物名何以在此。將謂索不以絲爲之。則繩纆下皆曰索也。纍纏下皆曰大索也。皆隸糸部也。吾鄉呼艸繩爲纏。不知古人以何物爲之。要不必爲此拘墟也。所引杜林說。宋亦朱木字。尤可疑。與繩索何涉乎。或者本是部首宋下說。誤遙於此。若謂朮是匹刃切之宀。尙於艸木意有關。而何以連朱言之。抑或朮爲市字之譌。則玉篇朮盛字。朱市字皆作市。其形不別。將無杜林亦以兩字爲一邪。○段氏遙孛於索上。有理。愚意弟字亦當在部末。其義與部首反對故也。而與玉

篇次序亦不合。然玉篇自立索部。四百卅一而本部仍收索字。則古書之爲人竄易何可致詰也。

毛下云艸葉也。段氏因垂穗之說疑葉當作華。愚意當作艸木華葉也。參下云艸木華葉參而古文揚卽從毛。然則毛其名也。參其狀也不當有兩義矣。○毛字之下曲者象根與屯同法而不取屯意未詳。或是偶然曲之以爲姿。如中作屮。及鐘鼎文屮字。其曲尾皆無深意也。

積字下茂堂補積穠二字是也。其解多小意而止則未是。積穠吾鄉倒言之曰穠積。又呼穠如苟。而確知其卽此二

字者。句音鉤。枸音苟。故知楸得讀苟也。多小意者。艸木受病。其葉拳曲不伸。狀如芟葉。無一平處而止者。自此遂止。不復能暢茂也。蓋二字雙聲。可以顛倒用。亦可分用合用。段氏所舉典。皆當在一曰木也下。段氏謂木名。但謂單字。據廣韻兩字下。皆云曲枝果也。而言其實不必拘也。玉篇。楸。今作枳。楸。今作棋。案本草作枳。棋子。而曲禮內則之棋。則一字爲名也。

鬻下云漆也。此以靜字作動字用也。匏下云漆垸已。復漆之。兩漆字並同。今人呼其汁爲漆。以漆漆物。仍呼爲漆。據

許君說知古亦不別也。玉篇曰：鬻，漆赤黑色，非也。漆之新者蒼白色，凝者正黑色，無赤黑色之漆。至如塗之於器，則視其所刷之色爲色，非漆之本色也。

柬下云分別簡之也。簡字發明假借，簡在帝心，簡厥修，皆是也。段氏偏信韻會，非。

口部有數字似失其次，而玉篇亦同。竊謂圖因囟困當在部末，取義遠也。

囟下云回也，似卽昏姻。孔云之云，毛傳云旋也，回旋一義。旋下云回泉也，可證。

囙之或體鬪下云又音由嚴氏曰字林音也見北戶錄筠
意直是字林增此字耳吾見由鹿賦矣吾聞吾鄉人呼鳥
媒爲由矣未聞言囙者夫今無此語卽知囙爲古語字從
化故音訛後人語曰由故字作鬪字林以與囙同義遂附
之囙下而冒訛音不悟從繇聲者不得音訛也段氏引廣
雅囙鬪也是也二字同義而異音字隨語變也鄭注庶氏
曰字從聲

貝下云在水名蝸段氏引虫部蝸毛蠹也案毛蠹自是蝸
字爾雅云贏小者蝸釋文蝸本又作函知許君所據本作

函後人以既改之爾雅改說文也。

資貨也。齋持遺也。天官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

問幾月之齋。

此與許說持字合。遺字不合。

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

定齋作資。康成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筠案許君兩字各義不與鄭君同。亦不用禮家說也。

贅字下。嚴氏謂當復取之下。脫一曰肫也。後漢皇后紀上注。引贅肫也。肉部肫。贅也。轉相訓。小徐韻會作一曰最。最卽肫之誤。二說皆非。郭后紀注所引卽肉部肫字說顛倒。

引之者。紀言贅。若引肱贅也。則語意不明。此引用之活法。而說文本字祇說本義。其借義第見它字下。此簡而能該之法也。一曰最者。小徐本曰部最下云。犯取。又曰會韻會贅下云。又會也。引漢武帝紀。毋贅聚。卽此一曰最之訓釋也。知許君用最義而不用肱義者。字在貝部。貝可以會聚。而肱與貝無干也。

邑部邦之古文。𡩉。許君未說。凡古文之無說解者。大都不可解者也。惟此字則似本有說解。而今挽之。土部封從之。從土從寸。其古文作𡩉。竊疑𡩉爲古文。從土丰聲。𡩉則

逡古文之丰於土上而少一畫者。上下兩借也。封則又加寸耳。許說曰從之。小徐申之曰各之其土亦容有不必然者矣。然則畞字蓋亦從丰省聲。丰聲與邦同。但易邑爲田耳。卽依各之其土之說。則此亦各之其田。亦於邦義有合也。因念古人省筆。後人不知。遂致誤認。之部圭有古文圭。乃省ノ爲土也。封之古文圭。則省一爲屮也。然必中直貫下。相借用之。以別於之部之圭。而今則無別矣。柰何大徐本竝圭而佚之乎。有重一二字。知爲傳寫失之。

岐從山支。大徐本有聲字。非也。卽西京賦注所引山有兩岐之謂也。

玉篇廣韻皆收歧。云歧路。然爾雅釋宮。二達謂之歧。是眞歧路矣。仍從山不從止也。釋文則作歧。且止者足也。是當爲歧之重文矣。俗人好爲分別而不顧其安如此。

𠂔字。段氏所疑是也。玉篇亦云在右扶風枸邑。是書以說文爲本者也。且以事實度之。太王去邠遷岐。以避狄也。豈有不出美陽縣境之理。

𠂔今作𠂔。說文無𠂔字。僅見狗字下。百石卒史碑。𠂔頭字屢見。蓋借用。𠂔則後人作耳。爾雅釋言。𠂔也。郭注。嗚𠂔短氣。則是從邑口聲之字。變爲從口邑聲也。漢書成帝紀。

可爲於邑。於烏一字。蓋爾雅本作邑也。注亦本作烏邑。後人妄加口旁也。大徐云。爾雅所載艸木蟲魚之名。肆意增益。蓋不但爾矣。

小叩大叩。蓋當用斂。叩其兩端。蓋當用記。

邾下云江夏縣。非也。春秋有邾。有小邾。豈可以漢縣擅其名乎。顧鄒下云古邾國。許君非忘之也。豈可以邾改爲鄒而嫁名於漢縣乎。且鄒亦與邾通。邾亦作鄒。顏讎由一名顏涿鄒。一名顏涿聚。聚乃鄒之省文也。此鄒邾通之證。何不併鄒於邾而鄒別爲說解乎。不得說文古本讀之令人

浩歎也。○鄒下云南夷國。亦非也。詩之鄒。在左傳之庸之

前豈詩本作庸左本作鄘邪。

日部曠下云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曠。土部墮下云天陰

塵也。引詩墮墮其陰。案毛詩終風且曠。傳云陰而風曰曠。

疏曰。釋天文孫叔然曰。雲風曠日光。

段氏引釋名曰。雲氣
晦翳日光。據此則風

乃氣之。曠曠其陰。傳云如常陰曠曠然。玉篇注同說文。而竝

不引詩。廣韻注亦同。而曠下引詩。墮下不引詩。推究毛傳

之意。兩章初不作兩說。則其字必無異。許君宗毛者也不

應於三章從毛。而四章獨與毛異。蓋毛詩本竝作墮。迨傳

寫譌曠之後。讀說文者於日部檢之不得。誤謂漏落而增

之卽用爾雅毛傳爲之說解許說非不用毛傳而去風字加塵字者解字與說經小異壇字從土說解不可漏土義也天陰塵者天陰而雨塵也言塵而風意寓焉而非謂本地之塵起玉篇引作天陰塵起似未是廣韻引亦無起字段氏据開元占經太平御覽所引改暄下說曰天陰沈也不知卽是壇下天陰塵之說而塵沈聲似而譌耳蓋詩字之譌也久而唐及宋初說文本尙有未補暄字者作占經御覽之人猶知說文之壇卽詩之暄遂引之廣韻則不知矣故引詩於暄下也蓋占經御覽與說經同例韻書則與

字書同例。故知彼二書知之。而廣韻不知也。段氏殊孟浪。旦部云。從日見一上。一地也。積古齋旦字婁見。三作。兩作。較小篆尤精。此乃會意兼象形字也。吾聞之海人云。日之初出。爲海氣所吞吐。如火如花。承日之下。摩盪既久。日似決然舍去者。乃去海已高。余居土國。日出亦近似所言。但土氣不如水氣之大耳。金刻旦有物承日下。正是氣形。小篆變之。不見體物之精。

軌字可疑。作旻未爲不可。而斷以之左直筆。以旦嵌其中。與橐部字同法。斯亦必同意。恐是從於旦聲。仍與於同意。

故空闕其右方之下半，以象旗杠形也。許君以爲從旦者，蓋於朝字從𠂔得之。

於之古文，汲古初印本作𠂔，與小篆無異，刻改作𠂔。藤花榭本同，與從中曲而下之說合。然云中曲而下，則當作𠂔。其左亦曲者，旃下云旗曲柄是也。云垂於相出入者，以右半之曲而下者似入字也。𠂔從旦於聲，去其旦則作𠂔矣。後人加左出之筆爲𠂔，然吾謂此篆當依石鼓文作𠂔。說解當云旗杠，𠂔之植者爲杠，上之岐出者爲雕鏤之華飾，橫而右出者華蓋也。一、部之於，說曰旌旗杠兒，竊意此

乃旂也。若以𠄎爲旂而一爲杠，杠豈系旂之下乎？云於蹇之兒是虛字也。以虛字領部中之實字，非法也。且云從中卽不妥。旂旂豈有艸乎？凡云從者，從其義也，不可以字形相似而云從也。吾謂於是全體象形字。○周宰辟父啟作𠄎。凡從𠄎之字，鐘鼎文有𠄎𠄎二體可用。

旂下說段氏依韻會本亦可。而旂旗也一句殊不合。旂旗二物質不同也。本部說解旛旆旒旋下皆連言旂旗，皆無疵。以其爲虛字也。部首及旂游下皆連言旂旗，以其皆有旂也。若以旂旂說旂則人不知爲何物矣。依所引廣成頌

左傳杜注亦當說之曰旃也。此下卽出旃篆可以相發明也。說文校議曰古唐類苑御覽載魏武令引說文云旃發石車也。則漢末舊本建大木上有此句。筠案與下文文義貫注於義爲允。

旃字說解與引經分兩義。說云旃表者於音得意與上文說旃曰旃然而垂說旃曰旃旃衆也。一類直以實字作虛字用也。是爲一義。引周禮通帛爲旃。尔疋因章曰旃足以解之於字形得意也。古旗以赤帛爲之。旃字從丹而通帛無飾。故曰因章。是爲一義。史記索隱御覽引說文作所以






招士衆與廣韻引世本同別爲一義旃招雙聲與孟子庶人以旃同意彼處上文屢言招也與旃表取本音不同而御覽引爲說文者或誤以世本爲說文或出說文庾氏注猶引經說者卽蒙本經之名也。



施旖二字與它連縣字不同段氏倒置之非也施之義久失許君由欒施字子旗乃知施之訓爲旗而後以旖繼之段殊不瞭。

於部列文似後人改易其次部首說解統言旌旗是用羽者皆旌屬用帛者皆旗屬也當以旗旒旆旛旂旃旒爲首。

之從日者皆作☉。金刻亦往往如此。皆誤也。日之古文☉。惟說文韻譜不誤。它本作橢圓形。作棗核形。竝誤。蓋圓圍以象日之體。中之曲而橫者。天文家所謂無定之黑影。詞藻家所謂烏踈也。不可縮之。注於中。若☉亦以圓口象其體。而以注中者。象其中之光。續星圖者。大星皆作兩層。極大者中外兩層。皆有四出之光。次大者中作點。與此文同矣。篆文日字。拗圓爲方。拗曲爲直。☉字則拗圓爲方。而曳長。其注中之筆。遂混同無別。此作篆者。不思之過也。然吾謂☉☉皆當爲古文星字。追加生爲壘。而晶改爲子盈切。

訓曰精光遂各爲音義是以一人之形景分道揚鑣也不
思森艸之類艸木可以有二而日安得有二乎星之三也
況其多也有以三十二星合爲一座者亦以三概之也獨
是參農二字獨從_{〇〇}它星甚多顧不得與焉者蒼龍七宿
心最大白虎七宿參最大心固三星矣今謂參七星而唐
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皆以中三星爲參直下之三星爲
伐相連以爲記認吾鄉農夫猶謂參六星京師則云三星
也故兩字獨從_{〇〇}而所以特重此二星者皆敬授人時意
也毛詩夏小正取諸二星者爲多卽今之農人莫不驗之

以爲田侯也。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精光，又爲虛字。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統實，無是理也。今人曰見水晶，遂若此字甚熟耳。不知古偁水玉、玻璃、玉者，皆是物也。西洋以藥燒爲玻璃，始別其名曰水晶。○周敵敵皆從然亦注中，不從日也。

段氏改朏爲朏，是也。然篆當作，否則作，其篆猶不合。漢書五行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肅，肅者王侯縮朏，不任事。師古曰：朏音女六反。案志以

仄慝

初學記引云：朔而見東方，謂之朏，亦謂之仄慝。

仄慝則侯王其肅，朏則侯王

縮朒爲訓釋。許以縮朒爲名目。而初學記則引謂之朒。似記是朒其名也。縮朒疊韻字。故可連名目爲解釋也。要之晦朔月見。乃司天之過。非關禡祥。安邱城南有土阜。與縣堂相直。名曰印臺。除夕中夜登之。見月。載在縣志。不知是何說也。

有字說解極可疑。王氏玉樹曰。不宜有也者。春秋釋例曰。劉歆賈逵。因有年大有年之經。鸚鵡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者。皆不宜有之詞也。許從賈學。故用其說。筠案。究爲偏枯之論。又據集韻引作日有蝕之。無月字。而食作蝕。史記正義引有日蝕則朔月蝕則望二句。蓋許君旣

主不宜有之說。卽引日蝕以證之。而有字從月不從日也。又因日蝕生月蝕而後從月一句得黏連於其下。可謂迂曲矣。韻會引增韻從肉正合鄙意。有蓋又之重文也。尙書以有爲又。鐘鼎文以又爲有。明乎其爲一字也。繹山碑明字兩見皆從尸。中筆上下不連。能龍之從肉者皆作尸。則上下皆連。有固作𠂔也。𠂔加又爲𠂔。再加肉爲肱。是其比也。有字從又從肉會意。又案脂從肉而讀如柔。故王氏煦曰古讀肉如柔。韻會廿六宥亦收肉。然則又肉皆與有聲近。與此字從匕從止實則匕止亦聲者爲一類。

翯下云翌也。說文無翌字。羽部翊飛兒。非此字。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訓明爲明日之明。蓋許謂明日之專字作翯也。史記夏本紀蚤夜翊明有家。則翌亦作翊。而別爲昭明之義。廣雅翯遽也。則以翯爲今之忙字。

囧似卽目字。目之古文囧。形頗相似。它部從囧者。眉之古文齒。玉篇作齒。譌也又作省也。睦之古文齒。特省耑之土也。

其餘當不異。觀之古文齷。玉篇亦作齷。冒之古文囧。其上不可識。其下則囧也。直之古文稟。玉篇木部譌作稟。夫此五字者。目義則近。囧義則遠。眉睦冒直篆文本從目。觀雖

從見而省而從目。義亦同也。特玉篇齒不作耆。圖譌爲圖耳。段氏引漢石經明作明。則明之囧亦是目也。而許說不然者。今文尙書繫命。古文作囧命。既與繫同。自不得與目同也。蓋其與囧分別久矣。且既云讀若獷。蓋依放繫字以作音。又引賈說讀若明。是又依放明字以作音。從知許君於其音讀尙疑而未決。則其失傳甚明。而賈讀同明。直以盟之兩重文。一從明。一從明也。或卽以爲與明一字矣。三國

曹囧字元首。如囧是目。乃於首有合。若是窗牖。何由得首義。且部中盟字亦於牖無涉。竊疑當收於明部。以篆文盟領之。而以盟盟爲其重文。從明者。如明水。明火。明命之意。以神明臨之也。禮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亦可證。

夙下云從夂持事句絕雖夕不休句絕卽是言從夕矣凡會意字固必兩言從而牽連出之不特言從者亦有段氏增之曰從夂夕非也夂夕二字亦不詞以其說字義也若晨下云白辰爲晨夂夕爲夙則成詞者以彼處上文及此文解之已明也言非一端不可率意說之隨筆補之也

段氏刪彳篆非也玉篇亦有此字蓋彳爲未發彳從二彳則盛矣康從彳者盛則華實垂也其義相承若謂彳音胡先切則用爲聲之康不當胡感切夫切腳取諸唐韻豈古音哉彳從二彳彳乎感切則彳之音可知段氏不駁彳之

胡先切。轉以胡先駁胡感何也。廣韻弓有胡男下感二切。似彗亦當胡男切。而玉篇

仍胡先切。


康部韃下云束也。似康也。之譌蓋字從康韋聲于非切。與
𠂔部鞞從𠂔韋聲于鬼切。甚相似。恐卽是一字。若字訓束。
則當從韋義。從康比象之義。何以在康部。小徐曰言束之
象木華實之相累也。沿康下云木叢華實來。而所據本已
譌作束。故曲解之。彘之籀文隸說曰康聲。恐亦係會意。總
以康字少見。遂譌耳。走部趨字說曰走也。入部內字說曰
入也。皆以部首爲說解之例。而韃之當云康也明矣。○玉








篇亦曰束也。廣韻直譌作執。無怪其曰束也矣。

麤下說從西之故云。木至西方戰栗。夫戰栗連語也不可泥字求義。若說栗以戰栗。亦將說戰以戰栗。恐不足以言臨事而懼。適成爲畏葸而已。不可通也。況戰栗乃栗字假借之義。乃栗之本字。早從其假借之義以成字。先後顛倒。必不可通。較之先有來牟。借爲行來。而大徐謂麥字以行來之義而從又。來麥固猶兩字也。豈若麤以本字之借義。卽爲所由以成字之本義乎。案西之篆𠄎古𠄎籀𠄎。雖不可限定古文不作𠄎。特𠄎可作𠄎。則𠄎亦可作𠄎。恐麤字

本從齧與齧字同。偶然變體爲齧。則囟囟亦易譌矣。如以古文從籀文爲疑。則說解之古文桌。小徐本固作籀文桌也。玉篇作齧是。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案齊國以天齊淵得名。天齊者。如天之臍也。左傳後君噬齊。亦不從肉。似齊爲臍之古文。春官鬯人瓢齋。注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案此則鄭君亦不用臍。許君收齋于肉部。而齊別爲說解。或誤。且魏三體石經作𠄎。竝出而無參差。小徐所云兩旁在低處。亦望文爲義。曾祇取便于書寫耳。鮑本作齊。又將謂有

此橫生之穗乎。部中夔字，當是從妻齊聲。妻者齊也。故訓為等，特無妻部可附耳。考古圖邢啟，字，釋為冕齊二字，果如所釋，是卽此夔字矣。

鼎部云：古文以貞為鼎。案積古齋叔夜鼎，貞。茲太子鼎，廟鼎叔單鼎，貞。師餘鼎，貞。正考父鼎，貞。皆釋為鼎。貞敦蓋作器作則釋為貞，皆其證。下文云籀文以鼎為貞，則無證。大徐刪其有證者，留其無證者，誤也。疑當云籀文以鼎為貝，段氏所舉證是也。又積古齋季嬭鼎，貝。釋為錫貝馬兩。薛尚功款識亦有此銘。

作錫貝錫馬兩本不與上句顛倒其詞段氏竝改上句之
貞爲貝蓋非也然韻會引此二語在錯曰之下則是小徐
語不必爲之深求。

克下云肩也以仔下云克推之是詩佛時仔肩之意也然
曰象屋下刻木之形說形與說義不相比附然知說形非
後人改者自弓以下五部皆草木萼葉秀實之類禾與木
皆有束故束部承之因木及片鼎之下半似片而克部又
當承木意且其古文作𣎵與刻木𣎵𣎵字相似故𣎵承之
知屋下刻木非誤矣然何以得肩也之義則不可解。

禾下云嘉穀也。稼下又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莖節則是下文之稽稗稟矣。於古無徵，似許誤也。且禾下云衆象其穗，既有穗矣，卽是秀實，豈惟莖節。玉篇曰：稼，樹五穀。廣韻：種曰稼，皆用七月。毛傳意。

種下旣引魯頌矣，則亦以稗爲禾稼之名。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稗，依此推之。許說種曰早種也，則當說稗曰晚種也。乃曰幼禾也者，以經多以稗爲幼，惟魯頌爲禾名也。抑犀聲之下，小徐本有晚種後孰者句，以此爲兼義，故退於下。大徐不知而刪之也。知非後人改易者，種下引七月

種稂而兩字相繼。植下引魯頌種稂而稂不繼植而反在
稂字後與種稠類聚也。玉篇次第注解亦如此。然稀下又
有穢穆私三字皆禾之別名者。此不見經典之禾也。穢以
下則統名之禾。非專名之禾。故本部七實字之後卽繼以
五虛字。以後又列實字虛字。與它部例不同。然是許君拘
處。此五字不專屬禾。禾欲其稠。穢欲其稀。而後文稂稔則
又專屬禾者也。臨淄人猶呼早
種之麥曰種麥。

穡下云耕禾閒也。段氏據周禮釋文改爲耨鉏田也。謂後
人以字林改說文是也。改者必多。特字林已佚。不可悉知。

耳而字林之所以不同說文者表其異也。耘耨之法自古言之矣。而用犁非古法也。故呂氏謂之耕。吾鄉於秫用此法。用力少而成功多。禾則不可者。禾之種也。密於秫。恐傷其根也。

案。轆禾也。轆者車所踐也。蓋蹂躪之意。玉篇。𦉰。旅典切。轆禾。又音連。與說文案字同意。段氏以杷勞當之。非也。古無礪礪。不知用何物。轆之。木部。拂下云。擊禾連枷也。枷下云。拂也。淮南謂之秧。是皆擊禾之器。非轆禾之器也。杷。說文作鑿。勞。今字作耨。鑿用木匡。鍤齒直下。剛地用之。耨用條。

編縮木匡之上其形正平柔地用之段氏以轆爲勞蓋以
案列穠籽之閒揣測言之廣韻廿八獮輓車轆物或作碾
然則今之碾古亦謂之轆卽用礪礪而謂之轆亦其理也
段氏注糧字曰亦作糧忽附此俗字何也玉篇所收漢碑
之俗字甚多不可勝引孔廣禮器碑食糧亡于沙丘卽此
字白石神君碑黍稷稻糧且作梁字用矣。

耑似當依漢隸作耑蓋此字與𠂔字一例特耳重在下之
根耑重在上之端爲不同耳其說曰上象生形下象其根
也生形而不正者初生必句曲所以爲耑也若下半似而

字則非根形矣。物之根必直下。而後有旁出者。木禾等字可考也。若夫而則頰毛也。毛生無定。故四之以見其多而已。耑則不然也。卽觀段從耑省而作𠂔。第省其岐出者。亦可徵也。

龔下云葉似韭。此緣其字從韭。故以似韭黏合之。然龔之本如水仙花葉。正如葱。其滑爲露。所不能露。故曰龔露華。實亦如葱。尙與韭略似也。造字者以其同爲葷辛之物。故從韭耳。如蟠乃小蒜。亦從韭矣。蓋分別部居。許君創之。故每字下必有黏合之詞。理勢自然。不須深究。

瓠下云匏也。段氏以七月傳壺瓠也爲假借。此以今義疑古義也。瓢字既在本部。則是以瓠剖之爲瓢矣。蓋今呼細而長堪爲羹者曰瓠。大腹者曰壺盧。古蓋不別。故本草綱目引唐韻曰瓠音壺。又音護。瓠臚瓢也。玉篇瓠落胡切。瓠也。廣韻十一模瓠下云瓠臚瓢也。李時珍所謂唐韻蓋卽此。然足徵唐韻亦必有胡音。大徐蓋習熟時語。祇檢去聲。故第引胡誤切也。

突下云從求省。頗迂曲。似可云從又。玉篇作窰。廣韻四十八感亦作窰。廿一侵作窰。所今切。据其重文窰。知爲突字。

○說解曰淡也。一曰竈突。

汪刻小徐本作突。似誤。馬刻本仍作突。

案淡在水

部。水名也。則此所云淡者。乃分別之詞。謂淡淺當作突淺也。然又曰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廣韻亦收感部。與禫同音。是不謂讀若深也。乃玉篇式林切。大徐引唐韻式鍼切。皆與深同音。大徐本無讀若導服句。或以其音不協而刪之也。然探固從突聲。深則轉音。石州曰古侵覃同部。非轉也。要皆閉口

音也。何不協之有。且竈突之說。廣韻感部先出之。而後引

說文深也。似竈突不本說文。而玉篇祇云竈突。又無深也。

一義。廣韻侵部窆字。祇云突也。竝無竈字。將無說文本作

突也。初不指謂竈突。或有增竈字者。或有譌爲深字者。後人掇拾之而加一曰邪。

竈玉篇作窳。普孝力救二切。如昴從卯。而詩風與稠猶爲韻。史記昴或書作留類也。卽今留劉之從卯。雖異說文音理自協。段氏改窳而不敢改昴。將無以窳罕見邪。集韻十八尤力求切內收昴字云星名引詩維參與昴然三十

一巧莫飽切內收昴及古文昴而又不作昴。

疒疾蓋同音而各義也。女卮切非是。許說之從疒矢聲亦未然也。疒蓋疾病之正字。其字指事。疾則疾速之正字。當入矢部。從矢疒聲。言其速如矢也。籀文作𠄎。絕無病意亦

可徵也。蓋古人用字貴茂密，故不用疒而一切用疾。許君亦未能區別之。

痍下引詩譬彼痍木。案詩自作壞。毛公以壞義與疾用無枝不連貫也。故傳曰壞痍也。此毛公改經字例也。卽如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夫壞尙可訓爲痍，調豈得訓爲朝乎。鄭君乃云讀爲某。毛公無此例。壞痍也者，言痍以聲譌爲壞也。調朝也者，言朝以形聲竝譌而爲調也。敘曰詩毛氏則毛公爲許君所宗，故引此兩詩，皆直用毛公所改之字。段氏曲說，豈有當乎。

瘍頭創也。此緣疔頭瘍也。寫者誤增頭字。段氏以爲贅字。是也。左傳生瘍於頭。若瘍專屬頭瘡。則傳不言於頭矣。癢之籀文瘁。段氏据篇韻皆作瘁。而疑其誤。非也。隆從生降聲。降從阜夆聲。則瘁從夆聲自合。且夆不成字。玉篇廣韻誤也。

瘁字下。嚴氏引左桓六年傳釋文。似有欲補之意。而究不言補。案陸氏既云說文作瘳。則瘳字當補矣。又引說文曰。瘳。瘳。皮肥也。則當并補瘳字。而說之曰皮肥矣。鍤。橋。不言補。嫌其多邪。不知當補與否。不論多少。但論是非。瘳是名。

目小腫是訓釋。一曰族絜者，瘞之別名曰族絜也。族瘞雙

聲。絜當如左傳之蠡。釋文力果切之音。瘞絜疊韻。銚鑷小

其比也。猶之茨疾黎。葑須從齊。疾葑須皆雙聲。齊黎葑從皆

疊韻。短言之則曰瘞齊葑。長言之則曰族絜疾黎。須從齊

葑。既從艸。卽疾黎須從不必加艸。瘞既從疒。卽族絜不必

加疒也。豪無所闕。何補之有。如補之曰皮肥。則葑是蔓菁

須從便不是蔓菁邪。釋文所引不知誤以他書當說文。抑

爲說文之學者所附益矣。如未從上小。言尊行之小者。乃祛妄篇所駁李少溫之說。而爾



雅疏直引

爲說文。

兩。五音韻譜作𠂔。蓋以兩菡從之。故使上出也。段氏改爲
兩菡。則又以兩字不上出也。此程子所謂扶醉人者矣。兩
字必不上出。兩菡所從之兩。必當上出。兩之不當上出者。
其說曰再也。從門闕竊肌揣之。此指事字也。門爲界。一以
分爲兩區。而入其中者各占一區。則取意祇在門內。何事
於上出乎。兩菡之必當上出者。卽以兩下說解。从一兩平
分定之。此句小徐本作從一從兩兩平分也。蓋不知而作
小徐誤用之。必作从一兩平分而字義乃見。從一者上體
也。從兩者下體也。苟不上出。則是一兩而已。何以見其爲

平分乎。必分之者。廿四銖爲兩。而十二銖爲一黃鍾之重。故分之也。蕭下云平也。亦沿此義。○秦半兩錢作兩。漢好時鼎蓋作兩。器作兩。

网字全體象形。說曰從冂。非也。網形上斂下奢。與冂形大異。因其中有从。始平其上耳。石鼓文則作𠂇矣。卽如古文𠂇。小徐作𠂇。而曰𠂇與冂義同。固是誤認。然可知本形作𠂇。上象綱。下象其目之鋪張也。要是形聲字。必不古於象形之网。玉篇罔罔罔下云同上。罔下云古文似得其實。籀文罔之加一也。小徐曰從冂。非也。一在从之下。此網之下

綱也。以鉛或鋅爲押腳。或兼以木佐之。從𠂔之字。网外有
算。算之𠂔。其白地亦實。网之𠂔。其白地皆虛。與筵同義。筵
之𠂔。是櫺形。與囟同。不必云從𠂔也。鼻之象皮縫及文飾
者亦相似。衡之古文。則當依玉篇之與作。仍是從角。
其文向右耳。

梁下引詩可疑。毛傳曰。梁深。疑毛公所據詩本作架。架古
作突。說文突。澁也。恐卽述此詩。毛傳鄭君所據詩本作采。
故以爲梁之省而說之曰。冒也。明是兩字。音義俱別。許在
鄭前。何以豫同鄭改乎。陸氏爲鄭作音。不爲毛作音。疏亦

依違其閒。謂同是采字。毛說以深。鄭說以冒耳。恐皆未詳審也。說文所引之詩。吾疑爲後人據箋加之。且冒也之說。亦後人以鄭箋易之。玉篇采。罟也。置也。似冒也。之譌。廣韻五支。

武移切內。收采采二字。云罟也。閒隔六字。而后收采字。云采入也。冒也。周行也。然則采采直是兩字。吾恐玉篇廣韻所謂罟。卽本之說文也。本部自首至置。皆網名。舞非真網。署以下六字。皆從网引伸之義。羈從网比象之義。故以殿末。若采訓冒。則當與署置爲伍。而在网名之中。殊可疑也。似是校者不知毛詩作突。遂竝以鄭箋冒也。改其說解。殷武

釋文引說
文冒也。小徐本又訛爲周也。大徐遂作周行也。展轉迷

謬矣。

小雅畏此罪罟。大雅天降罪罟。段氏以爲皆臯罟。案罪罟
平列語甚平實。若作刑臯之罟。則迂曲矣。且下二章譴怒
反覆皆平列字。不應首章用側申字。更徵之畏此簡書。是
畏此之下皆平列字。不用兩義也。瞻卬罪罟不收。卽是六
章天之降罔。傳云設罪以爲罟。頗覺其迂也。詩言罪罟。猶
易言網罟。今多複語。古人已然。○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及罪至罔加。亦複語。亦以罪與罔對言。○捕魚竹罔。余江

行於港中恆見之段氏以竹爲衍字豈未見邪小徐本撓
竹网二字不足據若去之而祇存捕魚二字則與灑字同
訓義且罪字上下文訓魚网者凡十字捕魚則是虛字不
當介乎其閒。

毘下云釣也則是動字不宜廁网名類案其音與緝同而
諸書皆不謂爲一字或者自單至麗凡十字皆魚网名採
毘皆捕魚事皆不用网特以牽連從网遂附此邪韻會引
博雅毘兔彘罟廣韻亦曰彘網則是网名矣然與釋器兔
罟謂之罟彘罟謂之罟不合說文亦无罟始所据本作罟

邪

帛字說解段氏改之。若將以復說文之舊者，不思古不名帛。此篆蓋六朝以後增也。玉篇巾部次第與說文異者絕少。惟𦉳作𦉳。廣韻同無帛幡二字。帛字在後增俗字中爲異。

案常下云下帛也。帛下云幡也。恐是以今字說古義。後人見之以爲遺漏，故補入而各附常帛之後。卽幡下云書兒拭觚布也。恐亦本在帛字說解中。旣補幡篆卽割取以爲注。故成文義而帛之下裳也。卽放常之下帛也。以爲詞則不成文矣。夫帛爲漢人之名，蓋兼上下。不第如段氏所引

繞領單爲在上者之名。而裳不兼上也是以云下以別之。若夫常之居下。經典灼然。豈嫌於旗常之在上而別之乎。今云下裳是不詞也。是以顧氏亦不收。孫強輩始增之於後也。

玉篇之無恂也。非無恂也。恂乃輒之譌也。說文恂字之次。與玉篇輒字之次正相當。二篆相似。又皆訓爲領端。則恂爲輒譌可知。旣譌之後。校者見不譌之本。而不敢輒改。故附之部末。相倫切亦未必出自唐韻。直是大徐以意增之耳。不然。廣韻承唐韻之後。而反無之乎。集韻則有之。知書籍愈古愈可貴。

試思幌字在帶幘之下。帔常之上。以類相聚。宜也。若夫帚字之下。其義漸遠。至於布字領下四字。皆布名。第以字皆從巾。不便立布字爲部首耳。直是別一部矣。安得此下又有訓領端之幌乎。讀至終篇。乃檢段氏書。則己先我發之。幸其同心。亦不刪也。

帔下云幘裂也。似當云帔幘裂也。然幘下云殘帛也。不云帔幘也。從知帔幘爲一事而兩名。許君以幘說帔。再以裂說幘。而其裂也。則由於敝敗綻裂。而非裂夫新帛。故幘下又以殘帛明之。此類頗多。勿讀爲一句。大徐先列切。又所例切。而又曰廣韻音雪。案廣韻十三祭。幘殘帛。所例切。十七薛。幘相絕切。幘絹桃花。今製綾花。

帚下云從又持巾埽口內泥字形而釋之又嫌於帚不以

巾爲之也乃解之曰少康初作箕帚云初作者以見前此

無箕帚祇用巾也可謂迂曲矣

說文言作者揮作弓杜康作秣酒之類言初作者夷

牟初作矢伯益初作井之類作即是初作我說似涉周納然卽用巾以埽必不謂之帚旣已作帚卽字因艸質之帚而製不必遠溯古初而迂迴其說於巾矣○又案弓矢同物而作者不一人蓋同是黃帝臣兩人共作也抑或彈起於古之孝子先用丸後用矢矢爲後起也若尙書垂之弓和之竹矢則獨擅其能者不同創始杜康黃帝時人作者大抵在此時前此尙無蠶織安得有巾可用以

埽乎竊意帚字以會意定象形與果字同例帚象衆艸之

形尙恐無以見意乃加又字於上埽者必俛故手在帚上

也。帚彗同物。字當同意。集韻韻會引說文。彗從又持。𦍋。𦍋。古丰字。韻會引說文有𦍋。今本掄也。又從彗之字。大抵從𦍋。丰訓艸盛。則亦象衆艸之形也。其器在上。故手在下。蓋埽梁棟牆壁之狀。旣無帚字。則直象形而已。其器在下。故手在上。蓋埽地之狀。總之以手持帚柄而已。可知其同也。鄭君謂芻爲萑苕。杜元凱釋芻以黍穰。鄭君之墓。在吾安邱東鄉之礪阜。吾鄉今用黍穰作帚。而呼之則曰苕帚也。許君不言作帚之物。爲其礙從巾之說乎。蓋緣帚帶下半相似。是以致誤。○吾因此疑妻字從彗省。與婦從帚同意。

妻之稱蓋自夫言之。故曰與已齊。

說解中夫字小徐作已。



而其字卽

從向上之彗引而進之之意也。婦之稱蓋自妻言之。詩曰三歲爲婦。史記曰自吾爲子家婦是也。故其字卽從向下之帚。卑伏之意也。爾雅繫夫言之皆曰妻。如妻之父。妻之母。昆弟之妻是也。曲禮生曰妻。死曰嬪。鄭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尤可徵也。爾雅又曰子之妻爲婦。弟之妻爲婦。上言妻仍繫諸其夫。下言婦則自尊者長者言之也。許君說妻字似不貫串。大徐緣奏字上進之義以爲說亦恐未然。如謂省彗爲妻則省之太多。無由知爲彗省。則彗係

會意兼象形字。又字不省。上半可以任便省之也。周邠鼓
鑿字。卽鑿字也。以卅爲卅。亦可證。

帑下云。金幣所藏也。從巾。許君蓋無如何而作是說也。帑
藏之名。經典無徵。蓋直自漢起。說文拈字曰。自漢巴太守
張納碑始以爲帑藏之帑。

許君不用經義而用時義。殆由其字從巾。云金幣則尙有
關會乎。竊謂巾非字。直象鳥尾形而已。小雅樂爾妻帑。左
襄二十八年傳以害鳥帑。孔疏。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
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
故俱以帑爲言也。鈔案。疏說字義。未說字形。當是下形上

聲由鳥而起。言人已是借用。再用爲帑藏。又細弱之名。之引伸。俗謂細軟是也。其中當作巾。三直正齊。漢童謠。城上烏。尾畢逋。逋蓋鋪也。巾則其尾平鋪之狀也。既有梟字從烏頭。卽當有帑字從烏尾。特梟所從者誠烏字之頭。而帑所從者非烏字之尾。又別無它字從巾象鳥者。是以許君不敢質言也。商兄丁尊。蓋器。皆鳥形。其巾皆足也。非尾也。然足徵鳥類之字有從巾者。業下云從巾巾象版巾。非佩巾。祇是象形。與帑同也。然五經文字曰。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以字林改說文。惜張氏

不引說文義。

睢下云鳥之白也。玉篇睢睢白也。鳥白也。案大雅作翯翯。孟子引作鶴鶴。羽部翯下已引大雅矣。似睢爲後來分別字。又案大雅釋文引字林鳥白肥澤曰翯。與說文翯下說正同。豈字林始收翯字。後人羸入說文邪。抑陸氏因便引之。不論時代先後邪。

窠字從白。玉篇收之白部。而字作窠。不知變通。而今人固執從之。不知玉篇時有誤字。如保作保。誤子爲予也。不知作保者正不誤也。讀書何可耳食。

五經文字有窠。九經字樣有保。保皆平允。

有又一字補證

積古齋康鼎。艾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宰宏右頌。平安館師奎父鼎。司馬井伯右師奎父。趯彝。井叔入右。趯。甄。鼓。司徒單伯內右甄。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曰。入。內也。內。入也。非徒轉注而已。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偕。猶燕禮

以臣爲賓。卽立膳宰爲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楚人尙左。則是華夏尙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穴鼓曰。井叔有穴。卽令字獨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

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箋竝曰又復也。据許君訓又爲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卽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取物。猶檀弓謂執弓爲手弓也。

釋例卷十七補正

蓋枚之從支，非意非聲，故以可為杖起從支，勉強歸之會意。三

前五行之注

樂天詩曰：錢唐蘇小小，聞道最天斜。四葉前一行

似槐者名槐樹，又有似柳者名柳樹。四葉前三行

兜盛朱市之隸變一形也。蓋漢初已然，甘棠之芾，東門之楊之肺，皆兜盛義也。以既變為市，故加艸加肉以表之，乃采芑斯干之朱芾，車攻采菽之赤芾，可以直作市矣。亦變之使與蔽芾同形，知是相沿已久，不加察也。韓詩外傳作蔽芾，殆欲使之別于赤芾乎。十三葉前八行小注在○上

○今又思杜林說，似謂索非從艸盛之兜，而從朱市之市也。蓋

以艸尢字與糸懸絕難合為一字朱市是服飾糸可作衣其物相近故疑其從市也然索以繩索為正義古今無異說且作鞞以皮不以絲終屬牽強故存為別說乃不直去之者則以尢與糸市與糸其難為黏合正不分低印也




十三葉後二行之末續此

鐘鼎無字似是小篆分別之

十九葉前六行

平安館瓢鼓倒之作則與物情不合其吳尊亦作也

十九葉前三行

筠清館所收宐敦曰井叔有宐積古齊所收宐彝則曰井叔右宐一人之器而一作有一作右明是一字且字作下从與上文十有二月之不同是為確證○筠清館史頌散曰休又成事案又即有字與周頌休有烈光同意師寰散曰休既

又工亦似是休既有功

二十四葉 前四行

又念囧字元首或取元首明哉之意以囧明為一字

二十五葉 前八行



鐘鼎文齊齋二字祇此五形漢光和

斛始有

二十七葉 前四行

此據吾鄉諺語說之直隸則鑼亦通呼為耜鄉甯但有耜而呼

為抹子

二十九葉 後九行

寤部從夂夂部曰倚也凡夢由臥生臥必有所倚著無論有病無病也故寤部所屬十字無病者八而無不從夂玉篇本部多寤寐寤寤四字無一涉及病者說文惟寤病二字皆說以病夂部繼其後而說之曰人有疾病者部中字無非疾病也乃小徐嫌倚也之訓與疾病不貫而改之為疒遂大謬矣夂隸作疒然

玉篇疒，女戾切，又音牀，廣韻二十一麥，疒，尼戾切，又仕莊切，十陽疒，士莊切，又女戾切，集韻亦兩韻皆收，二十一麥有籀文疒，丁蓋聲也，陽庚古通，故凡從疒聲之字，鍊橋斷爲卽此疒字也，諸部從疒聲者，壯，牂，𦉳，𦉴，牆，及兩籀文牆，牀，狀，牂，𦉵，𦉶，及古文牂，籀文牆，從壯聲者，莊，及古文牂，裝，𦉷，𦉸，從牆聲者，牆，從戕聲者，臧，及籀文蹙，戕，從牆省聲者，將，從將聲者，蔣，蹇，籀，從將省聲者，將，𦉹，及古文牂，至於從牀省聲之妝，乃不知音者所改，蓋本作疒聲也，夫此三十二字者，其三十一字，皆與士莊切符合，惟牂，士角切不合，然猶是雙聲，與女戾切必不可合也，疒之篆當作疒，故隸直其曲而作疒，玉篇蹇部但從疒，不從疒也，二徐皆斷之爲疒，繫傳又特解一字，而其誤成矣，乃疒又變爲疒。

者此可以俗字證之。玉篇廣韻牀有俗床字韻會座同瘞且牆俗作瘞。玉篇廣韻瘞下皆云同上。不敢目爲俗字則以見於左氏也。不知此是隸變。堯廟碑作瘞。韓勅後碑作瘞。此初變之形也。曹全碑作瘞。此再變之形也。卽如莊字。孫叔敖碑作疒。嚴訢碑作疒。皆有疒而無艸也。廣韻收俗疒字。吾鄉俗書卽作疒。亦沿乎此矣。○吾疑病字卽是病字加亾耳。與走加亾爲寔同。音義皆不改也。惟爾雅釋天三月爲寔。殊難解。或謂三月多病。是以祓禊乎。釋文曰。本或作寔。有孚柄況病。匡詠陂病。四反。篇海寔驚病也。與說文病同義。玉篇寔筆永切。穴也。則音義皆異。其說病字則與說文同。吾又疑寔寔二字不必分別。亾部寔臥也。籀文作寔。此寔不尸之寔也。本部寔病臥也。從寔省聲。然經典

寢字未有涉及病者卽檀弓曾子寢疾亦謂疾時居正寢耳否則謂臥病耳若寢疾是複語下文又云病不嫌其太繁乎玉篇云寢臥也引論語寢不言又以寢寢爲其重文其山部亦收寢寢三十三葉疔疾一條刪去以此易之

脈經卷八校語云瘞一作瘞說文有瘞無瘞急就篇王氏補注引說文曰瘞中寒體彊急也玉篇瘞渠井切風強病也瘞充至切惡也與廣雅同蓋卽采自廣雅廣韻亦兼收此兩字音義竝同玉篇集韻瘞下有一曰風病句案脈經云頸項強急又云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不能自轉側又云不得屈伸與說文中寒體彊急合與玉篇集韻言風亦合惟脈經屢云濕家則瘞病所重在濕爲玉篇諸書所未及要之字書可偶舉一端醫書必當

詳悉亦不害其爲合也。脈經當以瘕爲正。六朝寫書用草字。因訛爲瘕。後人因別爲之音。猶虺訛爲魁。遂音下甘反也。三十三葉瘕字

條之後兩字條之前

有古器二。其文曰馬兩。與說文再也之義合。皆作𠃉。漢器始有斤兩字。大率作𠃉。惟菑川太子鱸作𠃉。陶陵鼎外黃鼎皆作𠃉。其文皆上出。三十四葉前一行

𠃉。覆也。讀若胥。呼訝切。案覆字三義。反覆與傾覆爲一義。部中𠃉。覆二字是也。掩蓋一義。覆字兼之。夕部𠃉。下云包覆。卽此義也。釋詁。覆。察副。審也。又一義。部中覈字是也。竊意此三字皆從𠃉。則𠃉當兼此三義。然傾覆乃反覆引申之義。似非𠃉字所有。且呼訝切。亦由雙聲而變。六朝音也。古當讀如呼撫。覆也。撫當

爲而所孳育又賈字亦當是而之彙增字與俗估字同謂反覆

估定其價直也

三十七葉帚字
條之前增此

說文釋例卷十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八九十篇

僮下云未冠也。與辛部童字之爲罪人者迥異矣。今人僮童互易。前人已辨其誤。然有一事可證。許君亦以童爲僮。目部之言目睛也。曰牟子者一見曰童子者五見。夫牟子者睛所照者與物侔也。童子者睛中之人小如豆。故謂之童也。何取於皐人而侔之乎。

僮下云人姓。伋伋下皆曰人名。倩下曰人字。皆改易之文。

也古聖之姓多從女。女部字以姓訓者，尙必言其所由。況
俾爲後世之姓，如更無它義，則是蠻夷姓也。孔子之孫字
子思，燕伋亦字子思，則伋之義可知。伋下引論語陳伋，今
論語作亢，當是亢字。子禽爾雅：亢，烏隴。可知取字之義矣。
健下云伋也，則伋當以健爲本義。說倩以人字，尤不可通。
字生於名，如所云古人名於字，子游古人名嘉，字子孔，豈
如此泛然以人字說之乎。

仞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言尋與仞異名而同實也。段氏以
七尺之說爲是，引程氏說以實之。吾遂以兩手度牆，則其

高廣固相等也。段氏又引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以其詞之異，徵其實之不同。夫自廣尺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無不廣深齊同者。獨至於澮，則相較者二尺，非物情也。疏例不駁注，不足取信。段氏又以尺下說尋

仞並舉，知其不同物，又非也。許以諸度量連言之耳。若有意殊別之，則仞短於尋。其次反在常下，且云皆以人之體爲法，常字固不以人體爲法也。周禮注每云倍尋曰常，疏亦不言名常之由，蓋卽謂大常也。夏官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案車軫四尺大常，建於車，人長八尺，維大常。

之節服氏立於地。以此揣大常之度。非一丈六尺。不得而
維之也。蓋常之長必一常。於是爲倍尋之名耳。○攷工記
廣二尋。淡二仞。是以方言曰度廣曰尋。杜注左傳曰度淡
曰仞也。尋從又從寸。又寸皆手也。謂伸兩手度之也。仞從
人。人長八尺。謂其如人長也。故爲山九仞。夫子之牆數仞。
掘井九軌。皆淡數也。言尋者。惟大戴禮舒肘知尋。確是廣
數。而夷矛三尋。在尺直尋。散文則通矣。

仔下云婦官也。當云倓仔婦官也。漢書昭帝紀師古曰倓。
接幸也。仔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倓音接。仔音余。字或

竝從女。案本部捷下云倝也。倝，便利也。玉篇曰：詩云征夫
捷捷，捷捷，樂事也。本亦作捷，又音接。捷，倝也。然則音捷者
倝也。音接者，婦官也。而倝字只捷，倝一訓，竝無它義。是漢
字也。

付下云從寸持物對人。物字似無著。或是從又持物對人。
物謂一也。

假下云非真也。既非古義，大徐因補借字。說曰：假也。亦謬。
段氏和之，特以借字盛行於今耳。案又部段下云借也。則
假乃段之重文。書之假手，禮之祭器衣服不假。左氏之不

假易孟子之久假皆其義。至史記始以眞王假王對言。故知非眞也者漢義也。卽補借字亦當與段字異部轉注。今日假也則借亦爲非眞乎。鈕氏說文續攷云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藉之譌又引墨子有假藉作藉而不作段。而薛宣朱博傳贊作假借。武梁祠石刻有借字。然則漢人作借也。然則補之者是以隸生篆也。說文序例說解用漢字多矣。不列於篆者多矣。如斂下云妙也。段氏改之。大徐補借段氏又依之。不知其兩無當也。特是經典多用假。吾卽不敢謂爲俗字。而古之俗字。往往加人旁。猶今

之俗字。往往加口旁。假從人而說曰非眞。豈不爲備乎。本部序字。倫理不甚清。無由揣知。惟鼎臣補之。而云資昔切。不云子夜切。猶可恕也。孟子助者藉也。卽所謂使其民如說文云。籍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也。而字不作借。初學記。藉下引如借。故謂之籍。與今本不同。

儀下云度也。少牢下篇曰。其胥體儀也。鄭注。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此皆用儀之古訓者也。義下云已之威儀也。經義述聞兩引之。其一作威義。非許君意也。其一仍

作儀。以儀釋義。謂古用威義。漢用威儀也。肆師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故許君說誼曰人所宜也與禮記義者宜也正合敘文
四用誼字皆與古法相應也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
爲義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肄儀爲位注竝云故書儀
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
鄭司農讀爲儀推尋肆師注則司農子春皆知古人用義
而改之爲儀許君鄭君皆依之所以適時也然經典中有
用義字古訓未經改爲儀者禮記大傳別之以禮義制之
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制之禮儀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緇衣則義不
壹下文引詩其儀壹也此四義字鄭注未言其卽儀字疏遂以宜也

解之非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北堂書鈔引作儀，僅有存者。所當詳察，不可隨文解義也。

俾倪二字。小徐本倪在伎下，侈上。蓋大徐遂使相就，是也。竊疑說解亦有闕。倪疊韻，蓋連縣字。俾下當云俾倪益也。倪下當云俾倪也。阜部陴下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是。亦增益於城牆之上者也。字又作埤埤，睥睨。說文無埤睥二字。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俾埤同訓。後人因埤作埤，因睥作睥。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索隱：俾，浦計反。倪，五計反。以義言之，當作睥睨。然爾雅釋魚之言龜也。曰左倪不類，右倪

不若鄭注周官卜師用之賈疏以向左右睥睨申之是睥
睨通也。○人部次序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乖異無從得其
脈絡。

僞字下段氏所引後漢書出崔駰傳本文作悔不小靳注
云靳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爲價也段氏欲詞之簡今人猝
不明白。

飠下云小兒殊不可解嚴氏曰今越語作觥飯不及壺飧。
注云大飯按從光之字皆大而云小未審也校議書眉有
校語曰食乃飧之爛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飧見梁孝王世

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傳注

如淳曰小飯曰飧

以上蓋姚秋農尚書語是書固假自尚書之子

筠案廣韻十一

唐仇盛兒十二庚則如說文而作壺滄集韻亦同而作餐滄卽餐之重文也玉篇作滄知其本作滄且引韋注飧大也大飯謂盛饌則仍是大飯不及小食也

僂下云讀若雛小徐作鷄僂雛鷄三字大徐皆引唐韻力救切玉篇僂力救居幼二切然一曰且也之義當如段氏音聊集韻三蕭聊字下有鷄僂二字僂且也願也廣韻僂力救切癡行兒似兩義當分屬兩音

段氏疑僂字是也。小徐本咎僂相連，恐係後人增入，以義相屬也。字從兩人，卽足徵其非古。乃玉篇有之，又不在此後收俗字中。

僂字說解後世語也。祇毛詩屢舞僂僂。一見此字而重言乃形容之詞。凡詩形容之詞用本義者半，不用本義者亦半。賓筵其用本義邪。案𡇗爲𡇗之或體，𡇗升高也。遷字從𡇗。說曰登也，仍與升高同義，知爲一字。恐僂亦是𡇗遷之異文。云僂僂者，謂其遷徙不常耳。若謂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以遷僂連用，證其不同，則反以我爲讎。賈用不售，本係

一字而兩義。今且改之爲兩體矣。漢高祖本紀，讎數倍，尙不作隹。知隹爲魏晉以後字也。

尹宙袁良魏元丕三碑皆假僊爲遷。

𠂔字之次。小徐繼僊。大徐閒以𠂔字恐後人以仙字羸入。變形爲𠂔也。玉篇有仙字云出聲類。李登晉人也。仙字之作亦有年矣。殆寫者嫌其不古而變之。又改其音耳。大約本部字多可疑。段氏所疑佻傷二字定當刪。蓋此部當以偶弔結尾。人之終也。以下不當更有字。卽如僊字。旣訓長生。則當與僊佻類列。𠂔字訓市。訓市皆非古言也。○玉篇山部名。五虧切。人在山上。今作危。案危似當作𠂔。二字皆

從人其山厂又同意也。且恐名卽𡵓字。隸異而篆同也。蓋
𡵓𡵓一字。而危又𡵓之累增字。唐韻𡵓呼堅切。未必可據。
𡵓下云未定也。段氏謂當作定也。以詩禮訓定之疑爲𡵓
之譌。玉篇作埃魚其切未定也。亦作疑嫌也。恐擬也。又古
文矣。夫段氏致疑之由。以𡵓疑二字形似。如玉篇則是從
矣。非從矣也。知矣。非譌者。以又古文矣一語定之。說文亦
有矣古文矢字一句。似足徵其非譌。然矢下固無此古文。
卽云撝失而𡵓字之首卽鏃也。再加一以爲鏃。則復卽有
之。亦當是奇字也。子部疑下。又云矣聲而不云矣聲繫傳。

曰幼子多惑也。止不通也。𠄎反比之也。矢聲大徐引而倒亂之。已不可通。又自增矣。古矢字一語遂致小徐反比之一語全無所著。誣也。然則𠄎下之矣。古文矢字蓋後人所增。故與疑下說解參差。廣韻不收𠄎。集韻收之。亦作𠄎矣。更足破古文矢字之說矣。

此說與前說𠄎字乖異當再詳之。

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也。比敘之匕從反人。其篆當作𠄎。部中𠄎𠄎卓𠄎從之。一名𠄎之匕。蓋本作𠄎。象𠄎形。與勺篆作之相似。其物本相似也。勺之柄在下。匕之柄在上耳。部中匙𠄎從之。

此據𠄎𠄎也。匕頭𠄎也。而它言其實𠄎字仍當屬人。

部之從之者。此用比敘義。𠂔下云匕合也。亦同意。旨。𠂔皆𠂔義。至於鳥字。則許君牽合之。別有說。由此觀之。其爲兩義較然明白。反人則會意。𠂔則象形。斷不能反人而爲𠂔也。乃許君合爲一者。流傳既久。字形同也。卽如篆文辛。判然兩形。今合之爲辛矣。於是爭其畫之長短。苟非說文尙存。何由知其異哉。由篆變隸。其蔽如此。則由古文遞變而爲小篆。豈能無一混淆者乎。許君於𠂔小異。尙且別之。而此字偶然不別。不足異也。又案詩有球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疏引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詩又云有球

天畢毛以爲掩兔之畢，鄭以爲助載鼎實。步天歌云：畢，恰似爪，又八星出。

用鄭說也。則亦是匕也。疏引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彼注云

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棘匕之匕，其篆當

與名柶之匕同。許君不及此義何也。歧下引歧，彼織女，毛訓歧爲隅，案織女三

星，近似又形，但不如畢星有柄耳。○本部中字，但由反字著想，即得其義。

囟下云：𠄎象髮，囟象囟形，皆可疑。首下云：𠄎即髻也。然則

𠄎爲髻之古文，許書未出此篆，猶或係後增注解，則此云

𠄎象髮猶可也。至囟在十篇，說曰：頭會囟，蓋然則囟從囟

者，謂囟在囟中也。安得云象囟形哉。段氏改囟象囟形，則囟部說既明白，又非

別義何。又案子古作孚似齒卽古凶字。知不然者以鼠下事複說。說解知之。卷十九媼字下別有說。

殷下云從身從殳似當云身亦聲。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案身衣同聲。故疑當云身亦聲。釋家言皈依當作歸身。疊韻字也。故許以歸說身。

裹褻二字。玉篇以爲一字。豈以當時已合用邪。抑如袍褻之誤合邪。小徐本無褻字。据其用大徐語。又言切不言反。知其本無也。○本部次序。玉篇大同。釋在褻之下。禡在袴

之下。皆當依之。

裕下引易曰有孚裕无咎有孚諸家作罔故其說之也罔孚仍是摧如裕无咎仍是貞吉則周公何事重複言之蓋作有爲古本也初六九四陰陽正應其情欲進又卦爲晉則時亦當進故曰晉如也初無位二三有位又閔隔初與四之中彼嫉四之將羅致初也豈不阻撓之故曰摧如也然不以摧而不吉也正應則貞貞則吉故爲初釋其疑曰有孚若曰無傷也有與爾孚者也但尙在事外似莘野渭濱之時不可躁進以取咎裕則无咎耳如此依許解之易

義便通達不重複故知爲古本也。如疑吾所說者。貞與孚有複意。則貞者言其分也。孚者言其情也。如睽六三上九亦陰陽正應。不爲不貞。惟其時當睽也。則三傷而上疑矣。余弟範曰。初言有孚。有閒之者。故僅有也。三言衆允。無閒之者。故曰衆也。

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爲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卽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人皆知卒爲人。不知其爲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爲卒。若刪衣字。是訓卒爲人也。以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爲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

切之人。故解之而不出其字。段改爲一。豈有當乎。卒與兗相似。亦屬指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言衣赤也。褚音赭。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考下云。易省。行象。二句。段氏改之。非也。蜥易緣物而行。老人之曳踵似之。故從易省。然以四足之物而象二足之人。殊疏闊也。故變其文曰行象。蓋許君亦不能確知考字之義。故仿佛解之如此。○鈞嘗問吳伯和先生。鐘鼎文以卩

爲錫何也。先生曰：卽易字象蜥易之形。錫字之省借也。先生名鼎臣，北平進士，官贛州知府，罷職居貧。吾嘗從之問故，今卒矣。孤孫隨其婦翁南下，乃有血疾，追念先生爲之黯然。

尸下云陳也。象臥之形。案當爲會意字。說解當云從臥人

觀部中字皆取人義可知。蓋篆本作尸，有從之者，乃垂一

足以美觀耳。說詳說文韻譜校。

從尸者尺尾履三部。尺又以尸象物。

人無尾也。履之尸則仍是人。人部倂下引堯典倂功，走部述下引作屮，弄部屮，迨也。與倂具也。不同義。此借尸爲人

之證也。

居下云從尸古者。句居從古。大徐曰。居從古者。言法古也。義是而語未明。蓋居者蹲也。蹲非禮也。然且不爲大過者。以其從古人也。古者荒陋。不以蹲踞爲非。後人雖不用爲禮節。亦不盡廢也。玉篇踞下引大戴禮曰。獨處而踞。許說從尸古者之從。說字形也。居從古之從。謂人事也。段氏不分別。故改之。

屍下云臄也。此下卽屍篆。屍之或體爲臄。似無可疑者。然

肉部臄下云屍也。知此當云屍臄也。漢武紀立后土祠於汾陰臄上顏注臄者

目其形高起如人屍臄故以名云。若屍者髀也。骨部髀股也。肉部股髀也。

是尻肱轉注。今所謂尾蛆骨也。尻髀股轉注。今仍連呼爲髀股也。兩體相近而有別。蓋校者以下文卽髀篆因改之。故玉篇廣韻皆引說文尻髀也。卽廣韻六脂引說文肱尻也。大徐如此亦足證此文之譌矣。其二十三魂臀下引廣雅云：臀謂之肱，亦謂之髀也。雖曰散文則通，然髀者尻之或體，臀者尻之今字，不得云亦謂之髀也。

扉屾當入履部。卽不然，亦當類列。不當闕以屍屠二字。

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或之者疑之也。許君因尾從尸遂以當時貂蟬之飾而擬諸古人，不知非也。許君說字義字形，必使之相爲

既爲比敎。又爲栖。余又見其象畢載牲體之畢矣。且欲以尾強屬之人。試問禽獸之尾。天生之人。飾系尾。人爲之。孰爲先後。噉然可知。而謂尾字爲人而作乎。字從到。毛。尾毛與身毛同向後。不見其到也。云到者。垂於身之後也。惟麋鹿犬豕之竭其尾者。則真到矣。○以尸象臥形推之。知尸當作尸。以段從尸推之。知尾當從尸。蓋皮之省文。非尸也。似許君誤合之。古人於禽獸言皮。故傳曰。譬之於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於人言膚。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尾亦屬禽獸。故字從皮省也。屋從尸者。直是從人至會意若

尸已是屋則籀文屋當從從尸以象屋形無緣屋上架屋也。屨屨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蓋以屋字從尸故云然。非以字形與尸相似也。

屎字必後人所加。觀字形即可知。不待援道在屎溺然即溺之矣。然莊子屎亦俗字。

尸下云在人下者。凡從尸之字皆上體有字而尸在其下。未有尸在上體及左右者。故設言上體爲人而尸在其下也。玉篇作人在下已失許意。段氏作尸在下尤非。云故詰屈者謂尸字形直。尸字形曲也。○從尸之字惟伊之古文

𠂔及𠂔𠂔二字。其人在下。然𠂔從古文𠂔。𠂔部自作𠂔。從
𠂔。則人部𠂔或誤。𠂔從𠂔省。卽以人質處而之。所是惟𠂔。
字人在下耳。若從𠂔之字。無不在下者。自兄以下十二部
是也。

兄下云從人從口。似非。篆當作𠂔。與兒字同例。皆象人形。
父之篆作𠂔。吾亦疑其象老人之形。君臣父子兄弟。似皆
屬象形。君臣子三字。許說旣云象形矣。𠂔與古文𠂔。上象
𠂔角。中象身。下象足也。𠂔正面形。𠂔已正南面也。𠂔。𠂔。臣
𠂔。𠂔。皆側面形。凡側面形皆向左。臣獨向右。歸向其君。猶

之反身爲卣也。蓋此類字難爲確象。既有兄之名。卽作兄字以寄其聲。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如謂兄能教弟。故從口。豈不穿鑿而不通乎。○鐘鼎文只字亦從口。

兜下云。兒象人頭也。此句蓋後增。其目光太短矣。兒下云。白象人面形。則許說兜曰從兒省。而象人頭意已寓其中。且亦白象人頭耳。兒則有首有足。全人之形也。安得云兒象人頭乎。然則兒字何以從人。曰。兒有形而難爲象。故以人表之。而以白象之。此蓋古文也。故或體籀文皆形聲。○古人無柰何之事不少。卽如頭名曰首。作首以象之。又名

曰頁其名雖異其形不能異也於是從頁加人而作頁字此卽兒字之比例也

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

玉篇粟譌黍

取其聲蓋許君以其義難

通遂欲歸之諧聲而聲又無可諧於是因禾生粟取粟爲聲豈以爲誠然哉然可證字從禾也周伯溫改禾爲木益

誤矣玉篇毛部禿下云籀文禿字廣韻亦有未知所本如出說文則許君當據之以斷禾爲毛之譌矣何至回穴如此髮及眉須髯皆特立專名不以毛概之而禿者之髮但離離如毛而已故從毛以見意鐘鼎文年字作𠂔者多作

秃者少是與秃字疑似也。豈得以下八爲別乎。○廣韻一屋。秃下引說文云無髮也。上象禾粟之形。文字音義云蒼頡出見秃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然則說文云王育說者指上文象禾粟而言。秃人伏禾中之說。自出文字音義。蓋校者疑禾粟之說。遂取文字音義附益其下。而未知其審一句。又校者之詞。竝不出文字音義矣。

覘。玉篇此谷切。盜視兒也。吾鄉或數人醵金。迭爲賓主。月額必飲酒。謂之當去聲社。其獵食者。謂之社覘。用玉篇音。不呼爲七四切也。至於俗語看覘。則照拂之意。說文之覘覘。

拘覲吾鄉未有此語也。

覲字段氏據諸書改爲覲竊疑或本有覲覲兩篆覲讀若低覲讀若迷民迷雙聲故讀如之卽今人所用之低迷也篆注譌脫兩字合爲一耳然玉篇初無覲字存此朶說以備觸發。

段氏以吹爲古歎字先得我心惜引文賦不實則請證明之賦曰或受吹於拙目李注或於拙目受蚩吹笑也吹與蚩同又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說文蚩笑也嗤與蚩同古詩十九首注又引作嗤笑也筠案說文無嗤蚩下又無笑也

一說卽云撓誤亦是借義斷以作𤑔爲是賦作𤑔者乃壞字也從山非義非聲足以明之毛氏本胡氏翻宋本皆作𤑔不可徑改作𤑔泯其異文也歎嗤玉篇皆有似歎少雅矣各書𤑔與嬉同音蓋失傳已久韻會嗤或作歎引文賦受歎於拙目然其字譌作歎

欠部之歎之本作歎也朱文藻鈔小徐本作𤑔汲古初印本作𤑔孫鮑二本同絕非各本皆譌歎也玉篇歎字次第在歎上與說文在歎下小異而由此上之爲歎歎下之爲歎歎大勢相同也自歎字以下皆孫強輩所增俗字矣始

收歎字。

虛紀切。樂也。與喜字音義同。

案喜有重文歎。玉篇同說文。而欠

部重出者。猶之屨已見犇部。而尸部重出也。此自孫強之

過耳。段氏嘗作汲古閣說文訂矣。

吾向見之。今無此書。

何忽忘之。繫

傳校錄已有說。茲因段氏之誤。聊復詳說焉。

歎下云憂也。

歎乙冀切。

口部憂下云語未定兒。案東方朔傳。伊










優亞者。辭未定也。据此則歎下當云。歎憂語未定兒。憂下

當云。歎憂也。蓋此二字雙聲。乃連語也。廣韻。歎歎歎也。義

雖不同。然足徵其爲連語。

諒下云事有不善。言諒也。言卽詞也。謂見作事有不善者。

則其鄙之之詞曰諒也。玉篇但云事有不善言也。無諒字而自明。蓋部首本是虛字。故所屬罔諒二字之說曰詞曰言。

頁下云。古文誦首如此。又云。頁者誦首字也。似謂誦首字古作頁。頁者然。季嬭鼎作。淮父卣蓋作。器作。宰辟父鼓作。齊侯罇鐘作。邢敦作。周鼓作。戠敦作。寅簋作。是首字作首者七。作頁者二。無一作頁者。誦字從頁者六。從頁者三。無一從首者。信乎頁首卽首字。又知顏之古文

頽頽之古文𦘔。頂之或體𦘔所從者乃古頁字。卽是古首字。玉篇故作𦘔。𦘔。𦘔也。𦘔從𦘔。𦘔此省甘爲口也。又作𦘔。則反文也。作𦘔者。可爲𦘔。𦘔二字證也。從知古文𦘔。首如𦘔。此謂頁爲首之古文也。此許君本文也。頁者𦘔首字也。小徐本頁作頁是也。然是後人箋記。大徐疑其與上文重複。故改爲頁。不悟其非許君語也。蓋許君時頁頁已分爲兩字。故著明之。

頽字。玉篇在後收雜字中。云面不平也。其顧氏掄漏。孫強補之邪。抑卽頽字之譌。一字爲二邪。又無頽。頽作頽。

頤下云昧前也。讀若昧。夫既以昧說之，而讀又如之，則頤也者，謂不識機宜，冒昧而前也。與昧音義同，故今皆借用。昧，覓下云突前也。知冒昧當作覓頤。

頤下云面前。岳，玉篇作頤。頤並通。蓋相人術所謂五岳朝拱也。段氏必從小徐誤本，又引太白詩殊支離。

晉下云百同。古文百也。玉篇引之云與百同。古文首也。集韻

曰古文麻下云與尠同。大徐本亦掄與字。此以百部在前。作晉

故曰與百同而又云古文首也者，謂古文則作晉也。古文有髮篆文省其髮，與古文學而小篆作子同也。

彡下云毛飾畫文也韻會引同玉篇亦同小徐畫下衍之
字段氏遂謂爲以毛屮畫之文然毛飾畫連文殊不詞大
徐新修字義影字下云非毛髮藻飾之事不得從彡所謂
毛髮卽此毛飾所謂藻飾卽此畫文判然兩事信而有徵
如須髻者人之毛也而夙彪髻彪諸字物之毛因之彪亦
因之彪則用刑於毛矣此皆從毛飾一義之字也彡者畫
之人彡者畫之事彤影者畫之色及其成也則彬彬有彪
矣而鬱亦因之此皆從畫文一義之字也

皆取它部從彡者明之惟用本

部一影字
便文也

如嫌毛飾字詰屈請解之曰此儷語也以毛爲

飾畫之成文。文飾本恆言。相對言之。不嫌於杜撰也。若段

氏以毛飾爲筆。卮則虬戶銑溪矣。

廣韻廿四鹽。下云毛飾廿七銜。下云毛長。

髟下云長髮。𦘔𦘔玉篇。長髮髟髟也。兩書皆是。不可互改也。許君用𦘔者。發明假借。𦘔犬走兒。𦘔𦘔則是重言。不用本意。顧氏用髟者。直解之也。正如史記漢書之同文者。此用古字。則彼用今字。對勘之而自明。不煩解說矣。凡讀書當悉心以求其是。不可見有異文。輒爲改竄。

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蓋以后字右向。司字左向。因以爲內外之分。故從反后云者。君內而臣外也。內猶北辰居其

所外則宣力於外也。故詞字說曰：意內言外，卽在此部不入言部也。許君就字形得意而段氏以伺察爲義，蓋由伺古作司而爲是說。然是邏者之事，非社稷臣也。

卮字會意可疑。它器皿字非象形，卽形聲。恐此字義失傳。許君姑以爲說耳。

卩字說中之山邦土邦澤邦。今周禮皆作國。後漢人固不遠避前漢諱。然設字本作國，何必改之。蓋許君所据本固作邦也。○說文言上諱者五字：秀、光、武帝名也。莊、明帝名也。炅、章帝名也。肇、和帝名也。祐、安帝名也。雖安帝之前有

殤帝名隆。說文不云上諱。蓋百餘日而殤。未嘗措之廟立之主也。許君自敘。說文成於和帝十二年。許沖上書。在安帝十五年。卽據安帝言之。上溯至光武。僅親廟四世耳。光武立制。以高帝爲祖。文帝武帝爲宗。又立四親廟。以爲七廟。當安帝時如故也。凡廟祭者必諱。說文不諱。漢高文武何也。且旣云上諱矣。而稼下云禾之秀實爲稼。采下云禾成秀也。莠下云秀聲。菘下云茅秀也。兼下云翟之未秀者。葭下云葦之未秀者。典字下引莊都說。莊光改爲嚴光。辨裝且改爲辨嚴矣。罇下引國語。罇本肇末肇下云肇省聲。

尙恐是後人增肇篆。福下云祐也。以小徐本備也。爲是烜字不常用。宜其不見。而秀莊二字必非後人加也。正不知漢人避諱。是何等律令。

御下云從彳從卸。卸。下云從卩止。午。大徐曰。午。馬也。故從午。案午馬之詞。纖仄。且非古義。韻會引作午聲。是也。御亦從彳止卩。而午聲也。此兩字各自會意。不必以字形相似。而謂御從卸也。卸主乎止。其止有卩。故從止從卩。御則或行或止。皆其職。故從彳止卩者。行止皆有卩度也。今韻卸在禡部。而禡之平上聲爲麻馬二部。此音固古所無也。無

論家牙華等字。古音在今虞部內。卽拏拏二字。不猶虞麻。皆收邪。今韻午在麌部。麌爲虞之上聲。則卸御之從午聲。亦可決也。況乎古言說駕。亦作稅駕。說也。稅也。皆卸之祖。禰也。古必無卸字。卽說文有之。亦不知爲許君誤收。抑後人羈入者矣。

卷下云。黏曲也。居轉切。玉篇。九免力媛二切。收也。案此卷懷之卷也。又渠圓切。膝曲也。案此拳曲之卷也。大徐引唐韻誤。

卮下云。闕。闕其音也。大徐引唐韻。士戀切。謂卮與顛同音。

且同義也。顛，選具也。玉篇曰：古文作選。夫選從巽，巽從卍，然則謂顛同選，不卽含同卍意乎？廣韻：卍，具也。則直同義矣。蓋緣卍異也。巽，具也。選，遣也。一曰擇也。諸字義訓相近，故直謂卍爲選字也。

印，下云：執政所持信也。蓋秦以來，乃有印，故以後世之制說之。此於事實爲宜。乃若宣，下云：天子宣室也。璽，下云：王者印也。袞，下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此三者皆不如古制。然下云：貨賄用璽，下云：正用周禮，何以土部說璽獨用秦制，蓋漢承秦，獨以璽爲王者印。

之名。故凡漢帝服御之物，與古同名而異制者，皆以漢制說之。以見說文爲漢一代之書也。劉昭補後漢書輿服志，詳於冠冕而略於衣裳，然亦可考證焉。志曰：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絕不同於虞書。然則漢帝之服，但有日月升龍也。許云上鄉，卽升之謂，而不及日月者，袞之名取諸卷龍故也。志又言太常大旂皆日月升龍。又云乘輿升龍，又云賢仁佐聖，黼黻文繡，降龍路平。是知古帝服之龍，一升一降。漢則君用升龍，臣用降龍也。志又曰：秦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漢承秦故，顯帝初服旒冕衣裳。

文章祀天地明堂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案此云十二章與前云日月升龍異者蓋此但指祀天地明堂而言前文則指朝服言也許君所說蓋自據和帝安帝言之不應五經無雙之人絕無依據而爲野言也惜余淺陋不能得確證姑發其端以俟邃於古者考焉。

艷下云色艷如也論語曰色艷如也說解與引經同文豈將使人別攷經說乎宋部字下已引論語色字如也豈齊魯古論之異文乎玉篇引說文色艷如也又引孟子曰曾

西艷然不悅。然則色艷如也。非本之論語。而所引孟子。本爲說文所引也。案論語注。孔曰。必變色。蓋依王勃然變乎色而言。又勃如戰色。鄭注。戰色敬也。孟子艷然。趙注。愠怒色。王勃然變乎色。注。愠怒而驚。思要而論之。勃如之敬。乃嚴毅之色。非縮胸之色。故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甯字者。草木盛也。故得用之。艷然。以趙注爲是。乃又曰。愠怒而驚。思似勃如。亦是愠怒色。與艷然同者。乃本其情而爲言也。情則愠怒。色則驚思。驚思與戰色同矣。蓋玉篇所引。爲說文原本。後人見殘本。又誤記論語。率意加之也。

玉篇以臼爲勹之古文。案又手曰臼。是徒手也。在手曰勹。是手中有物也。尙微有別。

段氏以勹爲抱子抱孫之正字。蓋於字形得之。又加引廣韻薄報切以證成其義。然唐韻薄皓切則與保同音。保下云養也。周書保抱攜持。段氏能以勹當保抱兩字乎。且此兩切皆由勹取聲也。玉篇亡粉切則由人取聲也。尙未可率然定之也。廣韻十八吻亦收勹。武粉切。集韻吻皓效三韻皆收。效部者曰鳥伏卵。是卽抱字也。

包部匏下云瓠也。從包從夸聲。此字似當隸瓠部而曰從














瓠省從包包亦聲。豈以瓠部之瓢省夸存瓜而瓠之義猶存。若匏省瓜存夸則僅存其聲。於例不協邪。然夸聲與匏甚遠。



尙下云自急救也。吾向疑儀禮賓爲尙敬卽此字。今知段氏已駭。或曰抑詩無曰尙矣卽此字。蓋戒之曰無易由言應者將曰吾何嘗易哉。已自急救矣。然無曰已自尙也。莫捫朕舌不覺而言逝也。而言固不可逝矣。如此則抑揚曲折。鄭箋以爲苟且似偶誤也。乃吳伯和先生曰。作尙則非韻。六書例解又謂尙日新卽此字。姑竝存之。印林曰。篆書

九經抑詩作𣦵。

鬼之古文魂從示。示神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周官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皆謂已之祖考。然則魂字當用於此神之者。尊之也。非魑魍之屬。皆可謂之魂也。

魑神也。玉篇魑在後增字中。云山神也。段氏所引山海經。青要之山。魑武羅居之。正山神之說矣。郭注。魑卽神字。恐係神之俗字也。鬼者歸也。神者伸也。魑從鬼而又從申。於法不合。或後人卽据山海經彛入。

畏篆疑當作。說解之虎省當作虡省，蓋畏字從由，除由則存，虎省謂也。除則爲何字乎？是知字上一畫曳而長之中一畫拗而直之，斯成矣。不然虎爪之爪何以稱焉？且下第三云古文省，不言從爪之異，可知由如故也。爪如故也，但省人耳。蓋虡今作虐，校者疑篆文之人無所著也，而改之爲虎，未思篆文之乃爪之譌文也。從爪如本形，則向外，又向內，獨無作者。

集韻入微，威，𧇧，𧇧，長同字。入未，畏，𧇧，威同字。其𧇧可據，𧇧則𧇧之譌也。小徐本作。

獄下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

至。當作王者巡狩之所至。爾雅釋山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

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蓋許君所本也。然而

疏矣。夫嶽者爲巡狩而立也。虞書祇有四巡，知岳亦四而

不五，官名四岳亦其徵也。而周禮禮記皆言五嶽者，此自

是周制。然以秦室益之而成五，則非也。釋山首五句曰：河

南華，河西嶽。虞書自岱宗起，以所巡之始言。此以華嶽起，以近帝都者言。河東岱，河北

恆，江南衡。此乃周之五嶽。故以冠首，特未指目之爲嶽。故

後人昧焉。而增泰山爲東嶽，五句於末，殆出於叔孫通。尊

漢制而蔑周制也。知爲周制者，華岱恆衡同於堯典，則以

古帝所命四岳不可黜華而不計實則唐虞夏商帝都皆在華山之東故可以華爲西嶽宗周則在華山之西西巡而東出使西方諸侯越帝都而東就華山之下非情也故加一嶽而直命之曰嶽職方氏曰嶽山於禹貢爲岍山地理志謂之吳嶽而封禪書有嶽山而無岍山蓋沿周公改之也至於嵩高在東都封內卽會諸侯於東都可矣何須就嵩高應劭覺之故風俗通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夫不巡則何須此岳是調停之說也惟左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是有事嵩高之證然六王二公皆非巡狩之事

且與桀之仍紂之黎竝數亂亡之君胡可法也蓋漢帝不

學聞古有五嶽欲其排比整齊而加中嶽又誤讀詩崧高

維嶽謂嵩高之名適與之符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即以此詩說之遂以嵩

高為中嶽然崧高毛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釋山即本之此嶽

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毛公秦人則秦尙

依古制言四嶽初不益以嵩高案吳嶽在王畿之內即謂此詩之嶽為吳嶽似無不

可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為四嶽降神未免奢闊不如

舉畿內之吳嶽較為切近如中庸言華嶽亦第舉畿內兩

山後漢書楊震傳桓帝策楊賜亦但曰華嶽所挺也若謂

申甫之生由於嵩高降神則詩三百篇更無此浮泛之語











然即依毛傳亦謂崧然而高者說經者不可以漢制代古

惟四嶽耳何嘗以崧高為山名

制也。伯宗之言以四嶽大室竝數爲九州之險。則大室非嶽可知。然不用本朝之制而言四嶽者。則以晉居唐虞故都。沿襲古語既久。猶其不行周時而行夏時也。惟大司樂鄭注曰。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據釋山首五句爲說。此爲定論。邢昺不知而駁之。若加以嵩高。既不適用於易。衡以霍。又爲漢武時事。不應古人早與之同。邢疏謂霍爲衡之異名。亦調停之說也。郭注以爲天柱山。濳水所出者。是也。此山今屬濳山縣。吾父曾知其縣事。縣印字作濳。校官印字作濳。亦馬伏波所云宜齊同也。山之陰。則爲霍山縣。大宗伯鄭注又用爾雅後

說惟霍作衡耳。其所以乖異者。太宗伯但言五嶽。故用本朝之制。大司樂連言四鎮五嶽。必須據職方爲說。故曰四鎮。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鄭君旣以此四山爲四鎮。卽以彼五州之山鎮爲五嶽矣。獨是九州山鎮。尙無嵩高。則嵩高尚不得鎮一州。乃得儕于四嶽乎。○唐虞本四嶽。至周而五。猶之周禮本四鎮。至隋開皇。闕而五也。

广下云。因广爲屋。段氏改广爲厂。是也。余初治說文時。固見及此。𠂔广厂三部之相連。卽以此也。然許君誤矣。广當與厶相次耳。厂爲崖巖。山厓之下。隋直而上。橫出者是也。广當依古文𠂔字作𠂔。乃堂皇之形。一面有牆。厶當作厶。則兩面有牆。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厶以兩牆見其四。

面而中高者爲棟極。左右殺者爲兩字。則广宀同也。故宀部古文有從宀者。寫者斷之也。有從冂者。寫者卑其棟。遂同一也。段氏一切改之。惟篆冂忽未改豈闕疑之道乎。師全鼎。同。賦彝。師。寰。鼓。又金刻寶字從冂者。不可枚舉。朱仲子尊。寶字從介。尤象屋形。于斯父簠。但從人。則有棟字而無牆。又船字。頌鼎作。從宀也。頌壺作。從广之反文也。是尤宀广同義之證矣。爲鬼頭。而鬼篆作。當依繹山碑字作。今並改兩殺者爲平頂。而突起一筆。以見意。與广宀同誤。然鐘鼎文亦多從宀。則其變久矣。凶則

玉篇目錄猶作𠂔。知其誤未久。故猶存仿佛。九經字樣作
凶。凶段氏放之作𠂔。乃是破頭。無此理也。

庀下云樓牆也。玉篇又有屯聚之處四字。然則此字意兼
聲。案增下云北地高樓無屋者。庀蓋同此制。於其上爲埤
塊。遇兵燹則聚人而守之。故曰屯聚也。若樓之壁。或樓外
之週垣。未必別立專名。且亦無取於屯聚也。吾聞曹州人
言明季時。其地多守樓自全者。

廛從广里入土者。二畝半在田。謂之廬。二里半在邑。謂之
廛。在邑故從里。入者分也。各分此里之土而居也。抑或卽

主謂八家矣。孟子死徙無出鄉兩節，乃言寓教於養。上節言五畝之宅之妙，下節言百畝之田之妙，各以兩句領起。上節使之親睦，是使民聯爲一體也；下節使之知尊君親上，是使民與君聯爲一體也。然不煩教化而成，則聖人制田宅之精意也。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鄉田同井，指在田之宅。相友相助，相扶持，則統承之。夫謂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人或不信。蓋未嘗深長思也。夫人之相交，才與財而已。古之才士不在田間，如有朱家郭解，是盛世所必誅也。而百畝所出，奉上與衣食而外，八家相往來，已竭其

力故卽在邑居亦不能一邑概爲洽比也。故死無出鄉各戀其墳墓。徒無出鄉仍與共井之人日相親暱。人情日相習狎則愛慕生動而相連。則詐僞息。故其友助扶持卽由此無出鄉同井之法。自然而生。乃立法之妙也。今之解此節者皆不及死徒無出鄉蓋由不知其妙。

廡屋從上傾下也。廢屋頓也。至爲明了。段氏加注。乃令人不解矣。廡之從上傾下者。棟宇墮於四壁內也。俗謂之罨。玉篇曰。廡今字作壓也是也。廢謂之頓者。向下委頓者也。俗謂之坐化。廡由於梁棟之不堅。廢由於基址之不固。

庸下云石閒見廣韻同玉篇石文見也案閒與聞形似文與聞聲同但不知孰爲轉譌耳。

厝下云厲石也段氏改厲爲厝兼於毛傳增一錯字誤底厲厝皆磨礪之名非有三石名爲底厲厝也其爲物色甚多但柔者目爲底剛者目爲厲與厝耳若以爲石名則非它物可代如段氏言則詩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石乎抑將曰他山之厝可以爲厝乎又擬以金剛鑽之類則又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金剛鑽乎且金剛鑽以之鑽水晶斯可耳吾嘗以之鑽玉忽微不入也雖粉之或可用然價不

訾矣。吾見治常王者用玉田縣沙。治玉子翡翠碧玢者用
新疆之寶沙。皆糜爛而用之。吾鄉農夫得玉而自治之。磨
以沙石所作之瓮。久而略成形模。殆它山爲錯之比乎。石部
礧礧皆曰厲石。則礧礧皆其名目矣。

𤑔下云丸之孰也。吾鄉謂饒饒滑易。文字純熟。皆曰𤑔化。
蓋卽此字。但語轉去聲耳。然玉篇胡官如之二切。一依丸
作音。一依而作音。與奴禾切異。又曰丸屬也。義亦異。抑或
屬孰音近而譌矣。廣韻三收。七之入戈。同說文。二十六桓。同玉篇。集韻桓戈引說文之部。𤑔。摩丸。

之孰也。知玉篇字說。

段氏改礪爲礪非也。玉篇礪礪相次其先後各字與說文大略相同而礪在後增字中其礪下云礪礪石聲礪下云礪礪也是今本說文掇誤。

玉篇之礪說曰嶽崆嶠礪石巖與說文之礪同訓蓋一字也。惟音宜綺切則今音耳。古我義同音而玉篇後文又出礪字則不知者所增也。集韻四紙合兩字爲一。

彖下云豕怒毛豎。大徐曰从辛未詳。五經文字謂之從辛。辛非聲非義亦不可解。竊疑辛祇象毛豎之形故在豕上。如辛字辛嶽竝出之意。然欲謂省辛爲辛則說文無此破。

壞之省法。或者本從辛。訛爲辛乎。

彖字疑卽豕字重文。音義皆同。家之古文家。亦可證也。

豨下云從彖。

大徐作彖。亦足徵彖象一字。

省象形。案此會意字也。且當

云從豕。不當以爲彖省。如馬之古文其足尾正如彖。不過筆勢小變耳。夫豚乃物也。而從又持肉。與祭同意。然則古人之豕。非大不食。小豕惟以致祭也。殆亦貴誠之意乎。

豕生三月而牝牡交。既交則牝暴長。

豷下云。豷豷也。廣韻引之。穀作穀。段氏曰。未知孰是。案玉

篇穀下云。豷子也。或作穀。是顧氏以穀穀爲一字。廣韻用

之。在此文卽不爲異。然曰貔子。固與說文穀小豚不同。文選南都賦作穀而注則引穀字說。集韻十八藥獲猿類似犬食猴與說文穀食母猴之說合。一屋收穀穀穀下引說文穀下云豕名。一曰狐子與說文小豚之說近。然則廣韻南都祇是同音假借。

豸部計數文二十重二。段氏云小徐本文十七。容有誤也。其曰重三必合豸豸爲一字矣。愚案小徐少豸豸豸三文故曰十七。豸在所少正文中。不得以此證豸豸之合。且玉篇廣韻皆分爲二字。集韻雖合豸於豸而他官切內別出

貓字引說文獸也似豕而肥。

段氏亦据釋文補此句。

是不可竟謂爲

一字也。

作篆者馬之尾當長鹿象豕之尾當短石鼓文釋山碑不誤今人率爾操觚長短任意不體物情鹿字直無尾矣

騾下云黃馬發白色段氏以起白點斑駁釋之非也發某色乃北方常語此謂通身黃而又通身白也發者別內外之詞比象言之則今染采有所謂烟裏火者赤帛發黑色也火裏烟者黑帛發赤色也若謂是起白點斑駁則駁下

云馬色不純者是也。

紺下云帛深青揚赤色揚與發同意段氏謂揚當作陽非也。

桂未谷說文義證曰。本書所言馬色曰頤。曰頭。曰鬣。曰面。頤曰喙。而不及耳。隋西域圖記曰。大宛馬。烏馬。驢馬。多白耳。口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自別。餘色與常馬不異。是則耳色惟大宛馬有之也。

駮下引詩駮牝驪牡。段氏謂與不駮不來。合稱詩爾雅同。案此或許君誤記。抑爲習說文者刪節。以致不成文理。皆未可定。而改牡爲牝。引釋文牝類忍反。下同爲證。則非也。案釋文旣釋駮牝之後。卽出驪牡。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讀與郭異。然則段氏改牡爲牝。正同孫叔然改牝爲牡也。

且所云頻忍反下同者。謂牝曰驂之牝同耳。豈可證牝爲牝乎。

駮下云周文王時。段氏改文爲成。案以下文西伯獻紂絜之。苟有吉皇。何不獻紂而用畫馬乎。王莽傳注引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正作成王。記之以爲段氏助證。勝於無徵不信也。

駮下云驂旁馬。此謂駮與驂異名同實。而其義則謂在旁之馬也。文選洛神賦注。引作駮驂。駕也。北征賦。陸士衡贈

弟士龍詩。注引皆作驂旁馬也。

凡李注屢引不同文者。或是時說文本不一。或偶以

字林爲說文。然則以驂釋駢別二名也。以旁馬釋驂說其皆不可知。

義也。說文多此等文法。不可讀爲一句。然如段氏驂下加也字。則似與旁馬也爲各義。

駢下引詩昆夷。段氏謂今詩昆作混。孟子亦作混。不知何據。案孟子文王事昆夷。趙注引詩亦作昆夷。且昆夷以聲

爲義。不須易字也。說文河下言昆侖。獸下言昆于。依鮑本。它本譌。

作干。壺下言昆吾。其音皆相通轉。皆如莊子之渾沌。乃頑鈍

無圭角之兒也。如金吾木吾。卽今之骨朵槌。尔雅之終葵

椎也。亦作圓形。木部椌下云椌木薪也。椌下云椌木未析

也。椀櫚之音，皆與昆近。析薪者必順其理，而此無理也。根節盤錯，縱橫相糾，故未析云者不可析也。惟可斯之，以爲薪而已。頑下云櫚頭也，卽此謂也。今俗呼氣鼓頭矣。故物之頑者，有昆侖、昆吾諸名。人之頑者，以昆夷爲名。咽下引詩犬夷咽矣，卽此所引昆夷駮矣。犬，昆聲亦通轉，指謂之犬，亦以頑物命之。

廌下云從豸省，非也。通體象形，豈可割下半以爲豸省哉。卽云以字形言之，謂其下半與豸同，或以物形言之，謂廌亦長脊，然旣畫成其物，一望可知矣。何須加此以爚亂之。

蓋後人以解廌今作獬豸遂增此語耳不然上半似鹿何不云從鹿省固知非許君語也。

薦字當有重文薦從艸積古齋嘉禮尊薦字可據知其以非収字者薦者艸也無事於奉持之禮奉薦而進則借義也知說文當有者禮記釋文雜記出薦字云音薦本亦作薦鄉飲酒義出薦字云本又作薦廌豕兼從則蕪雜豕乃艸之訛也禮記尙存此字許君時焉得無之。

鹿下云鳥鹿足相似從匕鳥部云鳥之足似匕從匕二文相應然在此則通在彼則否者鳥象形字胡爲又兼會意。

且匕者廝也。鳥豈以匙爲足哉。故知彼文爲後人所增也。此文則通者。謬其詞也。鹿字下半似匕。鳥字下半似匕。此文出於鹿下。不云從匕而云從匕。故謬其詞者。防作篆者有譌也。今存漢碑。凡從鳥之字。皆如馬足。許君恐人沿譌。故寄其說於鹿下。後人不知。遂增之鳥下也。凡獸之能疾行而不堪任重者。其字率似匕。而鹿能下。皆不言從匕。爲其第象足形。與匕字無涉也。乃彘下云從二匕。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者。鹿下云足與鹿同。能下云足似鹿。亦以防篆之譌。而

不云從匕者。爲其左匕似人字也。此與夾下云從大俠二

人同意。夾篆之左人似匕字也。左右夾輔，故使二人相向。彘後蹠廢，故前二足與後二足不同，故云從二匕，以見左方似人字者，乃是匕字反文。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爲其詞不達，恐人謂誠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形也。其立文與鹿，能下不同者，彼純形，此兼矢聲，恐人謂與疑字一類。匕，矢皆聲也，故云然耳。顧千里繫傳本作𠃉，必其私改。玉部璣字，仍同大徐，是以知之。

段氏刪麤篆，蓋誤。尔雅釋文，麤，素卜反。本又作速。字林云：鹿迹，一曰速。鹿子。陸氏雖不引說文，然引書者從其便，不

必以說文在前卽必引之。未便以此斷爲許不收麋。呂乃收之也。或說文亦如字林。本有一曰鹿子句。故得廁麋麀之閒乎。若謂速不妨專爲鹿迹之名。則速迹一字。可云其迹迹乎。夫獸蹄鳥迹多矣。尔雅爲麋鹿麀兔別其名者。表其異也。迹爲其通語。故每句言其迹。而後舉其迹之名也。若鹿之迹卽曰迹。則正如牛羊犬豕。其迹皆謂之迹矣。又何必區別之乎。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刪改增補。是者極多。而證龜成蛇者。亦復不少。

麀下云大麀也。段氏改麀爲麋。前乎說文有尔雅。後乎說

文有玉篇皆可證也。乃麋下云麋也。別古今名也。經典無言麋者。則麋下云麋屬。定當改爲麋矣。而段氏不改麋字。下又云。說文自麋至塵。皆說麋屬。然則何以改麋說之麋乎。

段氏疑麋字後增。筠案論語釋文云鹿子。爾雅釋文出麋字。云音迷。本或作麋。音同。是麋卽麋之重文矣。然釋文又出狻麋。云字又作猓。牛奚反。則又與麋音義竝異。或說文本區爲二。或後人分之。尙未可決。

媿下云。兔子也。媿疾也。乃兩義。故再出媿字。而後以疾說。

之謂媿通魏也。故爾雅釋文有兩音。匹萬反則兔子一義之音。又匹附反則疾也一義之音。

狗下云叩氣吠以守謂叩氣而吠以守禦。段氏欲倒作以吠不知玉篇以吠守自通。此則吠字生於叩氣倒之則不通也。叩氣者犬聲硜硜促數繇碎如斂擊也。六畜之中他皆一聲而曳長之。犬獨聲聲密比也。

繆下云犬獾獾咳吠也。爲繆字作解。不曰繆繆而曰獾獾豈非誤乎。小徐本繆在類之後。犬徐遙之此者以獾下云獾繆故也。然則繆下當云犬獾繆咳吠也。段氏說誤。玉篇

二字類聚而先糝後獮又以獮爲又部之夔與許異廣韻
三十一巧奴巧切內收糝獮二字獮下引說文又奴交切
其下巧切內亦收糝字引說文音哮而糝下云擾亂獮下
云犬驚知爲由獮糝而後咳吠非以獮糝形容其咳吠也
咳殆駭之譌乎玉篇糝下云犬擾駭也集韻五爻何交切
內收糝字云獮糝駭犬吠聲虛交切內又收之引說文如
今本力交切內又收之云糝獮犬亂吠案獮卽獮之俗文
又到之作糝獮尼交切內收獮字引說文獮糝也又加注
曰謂犬吠。

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斛律光嗅塵而知敵之遠近是人亦有然者矣抑許君蓋誤臭爲腥臊羶香之總名引伸爲惡臭二義皆讀爲抽去聲作嗅字用者乃嗅之省借也說云臭而知其迹是直以爲嗅字矣嗅下說云以鼻就臭

此用臭字本義

也臭音義皆別蓋許君以臭從犬不得其由故

委曲說之非本心也獻下說羹獻亦是類下說尤可見○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則食彘是所食之味與臭相應

也。物必有味而後有臭。而別味以口。故味字從口。別臭以鼻。故臭字從自。自者鼻也。乃人之鼻。不可謂爲犬之鼻也。從犬者。良爲狗。良。東北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猶味從未。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故許以味說未。意者良兼終始之義。故從犬以概夫羊雞牛彘乎。夫犬物也。臭味則事也。臭味無形。不可的指。故以犬表之。○胜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皆氣臭之謂。乃臭字本義。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則惡臭矣。說見刪篆。

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似涉迂曲。案自類以下。皆似

犬非犬之物。或類亦其一種也。莊子天運篇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案莊子呼爲類。則類一字卽爲名。陸氏所舉師類於犬近似。云其狀如狸。亦猶猥似狸而字從犬也。或許君亦如莊子之說。今本則爛掄之後。後人杜撰乎。

琴賦注引說文灼明也。案灼。灸也。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本作灼。然則李善所引卽焯字之說。非灼下掄此義也。彼知琴賦之灼。卽說文之焯。是以如此。以意逆志。

斯爲善說書者。今人拘文牽義。將於灼下補此說矣。
熒熙在部末。非其次也。玉篇熒在焠之下。威之上。熙在熒
之上。當是。

焠下云從卮。又持火。所以焠申繒也。案卮爲仁之古文。去
焠義遠。汗簡尸部卮下云夷見尙書。尉字從此。此說是也。
卮蓋夷之古文。夷者平也。尉之所以平之也。是以從之。論
其義。則又持火在前。卮在後。而先云從卮。二字當句絕。又持火一逗。乃
云又持火者。以下筆先後之序言。且取詞之簡也。段氏解
卮又爲親手。支離矣。焠變作尉爲官名。因作焠尉之器。曰

鈞鑠。說文不收。蓋古無此名。

竈下引左氏竈竈不兆。乃合傳注引之。原文當不止此。爲習明字科者所刪耳。凡說解中詞旨局促。似後世字書者。皆當以此推之。今之習舉業者。率好刪節經書。故有幸得科名。未見全經者。況唐時科目多矣。乃進士明經。概不能試。而習明字一科。則其才可知。其師亦概可知。說文字林。卽功令也。猶苦其難讀。遂合兩書爲一。說文之訓古。而字林漸近今。乃於其不能解者。輒易以字林之說。且刪節字句。以省日力。故藥下云治病之艸總名。而刪爲治病艸。似

有一艸名藥。堪治病也。澍下云上古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選注屢引。惟此最備。然它處亦無六字者。乃刪爲六字句。陋謬不通。誰執其咎。段氏謂左傳本有不兆字。不亦誣乎。

爍下云火爍車網絕也。考工記輪人注。司農云。牙世閔或謂之罔。是漢尚無輞字。段氏謂爲考工作注。是也。而所說殊謬。賈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筠見甘肅車輞。屈兩木爲之。知賈說非誣。記所謂內外牙。乃牙之內。牙之外。牙之旁也。切地者爲外。鑿以受蚤者爲內。其兩面之漆二分不漆一分者爲牙。木之長短四面同也。爍而爲環。則外必

長於其舊。內必短於其舊。故不善燥者。欲申外之短爲長。則廉絕矣。廉絕者。絕其理也。欲屈內之長爲短。則挫折矣。挫折者。如衣之襞積也。內外皆病瘦。則旁必病肥。當木理柔處。猶如故。當其堅處。則壅腫暴起矣。此物情也。段氏所說。祇坐不善讀注。

燼下云鬱煙也。段氏謂鬱燼聲意皆同。則當改之曰燼煙矣。而倒之曰煙燼。猶壹壺何邪。案易作細縵。玉篇廣韻皆注燼曰烟燼。又有氤氳。則段氏說自是。而竊謂少失許君之意。許君旣引易天地壹壺矣。不應又作鬱煙。卽連語多

異文亦當作煙鬱也。熅字之上煙焮二字皆烟也。則熅爲烟宜也。乃不第曰煙而曰鬱煙。則誠烟熅之所由成矣。薰菸也。菸鬱也。酷韭鬱也。今人於花葉之色未變而失其性者。謂之薰。而所由以薰者。則鬱之而氣不揚也。然則熅蓋猶瓶盆蓄火無燄而生烟。鬱積之故也。於是氤氳四布矣。故段氏所說得其意失其詞。

燂下云火熱也。謂以火熱之也。玉篇有重文燂。似廉似林。二切。燂者溫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省借然吾鄉俗語溫之曰燂之。呼爲似廉切。不呼似林切。

炅字下段氏引廣韻炅香桂炅四字皆九畫而疑其皆八畫筠聞人述翁覃溪言曰漢人八分運筆與今作楷書等近人皆先橫後直取其易於配合也吾以之正翟文泉文泉曰漢碑本兩種有如楷書者有先橫後直者不可膠固論也。因述桂未谷作八分雖橫之至短者亦作之必盡而後作其直筠以四字皆九畫思之知其說不誣日字夬字其折筆皆斷爲兩則香炅皆九畫矣桂字兩直連書亦九畫矣是古人固已言之吾向者不察也。

小徐本燿字說曰取火于日官名從火霍聲舉火曰燿周

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此下有羨燿煢三篆而後以烜

篆殿于部未說曰或與燿同筠案此說文斷爛烜篆佚而

其說解併入燿下也燿下當云舉火曰燿

杜子春日燿爲私火蓋卽對司

烜氏明火以爲言許君不用而易之

從火萑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司烜氏所司者明火也其篆當在燿上然取火于日官名

此亦殘闕之文當無官名二字後人聊且補之使成句讀

也燿下不云舉火官名則此亦不當言官名且官名司烜

氏以一烜字而說之曰官名一不通也秋官鄭注曰烜火

也火是物乃可司今不解烜字本義豈烜之一字足當取

火于日四字乎。二不通也。且經曰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今以字之從火也。而第言取火不言取水。屈經從字。三不通也。卽如砱字。先說其義。而後曰周禮有砱族氏。若如本文許君無此語例也。蓋烜字旣挽之後。校者見周禮有此字。而其義則在燿下。不敢與許君爲難。而又不安於心。故補于末。而曰或與燿同。或之者疑之也。此句非許君語也。大徐遂使相就。而改之曰或从亘。於是泯沒其迹矣。鹵莽可恨如此。秋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若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疑當云故書烜爲燬。謂經本作司燬氏也。故下引司農說正之。

而改經文爲司烜氏。若謂春秋故書作燬，則此爲周禮作注，不宜辨正春秋。且旣依故書作烜，又不必多此辨正也。司農曰：當爲烜。夏官司燿注：故書燿爲焦。杜子春云：焦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然則許君收烜燿二字，正從司農子春說也。故燬下不引司燬氏。焦下引周禮以明火爇焦，而不引司燿則以故書爲誤明矣。豈作無稽之詞而合烜于燿乎。

焮下云：火光也。以冉切。焮下云：火行也。舒贍切。玉篇：焮，胡甘切。又天念切。火光也。無焮字而有焮字。胡甘切。火行兒。其訓釋正與焮互易。疑說文之焮卽焮之譌。然焮焮二字。

廣韻皆不收二十三談黏胡甘切火上行兒五十五豔黏
舒贍切火行兒五十六榛黏他念切火光則又以兩義統
歸之黏矣若五十四闕談吐濫切澹談舌出則從舌炎聲
非如黏之從炎舌聲也集韻二十三談以黏紺爲一字五
十六榛又以黏黏爲一字其訓皆云火行然則說文之黏
其爲衍文譌字未可決知闕之可矣不當如段氏改竄也
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
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說文曰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
也白西方色也黃地之色也乃元下不云天之色也而曰

幽遠也。黑下不云北方色也。而云火所熏之色也。

主篇引
韓康伯

曰黑北
方陰色

則知說字與說經小異也。說經者但取其義之相

中而已。至于說字則必使字形與字義相貫通。象幽而入
覆之之形不能得天之色之義也。從炎上出囙之形不能
得北方色之義也。故別爲之說。許君非忽忘之也。炎上出
囙之囙當讀如蔥。不可讀楚江切。小徐韻譜一東。囙倉紅
反。竈突異於四江之在屋曰窗。雖陽虎之蔥靈。卽是窗櫺。
在古原無楚江一讀。然卽今日變音之後。吾鄉呼竈突亦
呼爲烟蔥也。

麤下云中黑也。衆經音義引作面中黑子也。今本掇二字。玉篇作黑子也。則通。驚下云小黑子。兩字相連。其意相承。麤爲黑子。其小者別名爲驚也。段氏引漢書顏注。黑子。今中國通呼爲麤子。案麤蓋麤之譌文。

駮下云丹陽有駮縣。段氏改陽爲楊。案地理志作丹揚。其屬有丹陽縣。郡國志則郡縣竝作丹陽。未審段氏所據。

囟下祇有窗牖一義。而部中收恩字。云多遽恩恩也。則囟亦當有忙迫之義。今作匆匆。說文無匆字。而蔥今作葱。知匆卽囟之省文。集韻囟有重文。終。則匆匆卽囟囟也。同在一部。欲

其意互見。故於部首不說此引伸之義。與它重言。但以聲

爲義者不同。

如雖鳩之聲粗。故曰關關。扁喙者亦然。如鴨聲亦關關也。此卽作官官。亦可得其聲。不過

古人偶借關字耳。廣韻之喧喧卽由此作也。

囟囟蓋以形爲義者。凡恩遽之事。

必係紛錯糾結。窗櫺之交互盤結似之。恩重囟義。故不入心部。又勿部說曰。遽稱勿勿。今好古者用之。而以匆匆爲無根之語。恐亦未詳審也。

夾下云。持也。從大。俠。二人。案俠蓋挾之借字。匸下云。表。僕有所俠藏也。亦借用也。俠下云。俶也。乃任俠之謂。挾下云。俾持也。俾下云。門持人也。從莊氏校改證知挾持本作挾也。又

案從大俠二人似當作從二人持大蓋許君特據字形兩人字在大字掖下故謂大俠之竊以周召夾輔成王推之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屬大。

夆字從卯段氏據漢書改爲夆筠案漢書衛青傳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夆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夆亦同字玉篇夆普教切大也窳普孝切穿也窳也藏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三十六效夆匹兒切窳上同說文窳也四十九宥窳地名力救切案玉篇以兩音屬之一字

者。詩小星以昴與凋猶韻。天官書以畱爲昴。蓋古卯𠄎音相似也。不得如段氏說。且段氏改窳奔爲窳𠄎。而昴不改爲昴。且力辨惠定字之說之誤。何其無定見也。○卯不必定在巧韻。𠄎亦不必定在有韻。如茆字。說文作茆。魯頌與酒老道醜爲韻。兩韻通押。亦可悟矣。卽說文引詩言采其茆。猶可謂今本傳寫誤。乃釋文曰。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豈諸人皆未讀說文乎。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取義於卯。其說固誤。然非卯𠄎聲通。何自譌哉。充段氏之說。將有謂史

記之畱爲昴字變體其字當作畱者矣周敵敵昴作𠄎。
奄下云又欠也段氏曰未詳又引方言奄息也案玉篇覆
也大有餘也二句同說文又有大也息也二義意者欠卽
大之譌乎然大有餘也足兼之矣或欠爲欠伸之意卽所
謂息也者邪○申展也案𠄎下云所以𠄎申繪也亦以申
爲展。

查下云奢查也玉篇同語雖難解要當是連語奢張也夸
奢也查又從大當是誇張之意不得以其無所見而倒之
爲查奢也玉篇又云大口也雖非以大口釋奢查而查有

大意有明徵也。

壺下云。昆吾。圓器也。十五年前。吾亦如段氏說。今思得之。昆吾者。壺之別名也。昆讀如渾。與壺雙聲。吾與壺疊韻。正與疾黎爲茨之于爲諸者焉。爲旃一例。

壺部壺下云。壺。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泄。似當云從壺從凶。壺不得泄。



也。易曰。天地壹壹。壹自爲部。云專壹也。從壺。吉聲。段氏曰。元氣渾然。吉凶未分。筠案此語。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其識直出許君上矣。蓋專壹爲引伸之義。壹壹乃其本義。壺字當隸壺部。不當隸壺部。兩字皆從壺。

字之形而義則從壺比象之義非正義也許君謂壹從吉聲已覺牽率苟壺不得泄因有凶義然則壹之從吉者豈非以壺不得泄而有吉義乎凡連語或雙聲或疊韻不過形容之詞若夫卩卩卽節奏也才才卽踣躅也則其爲形容也以義不第以聲矣至於壹壺則義爲主而聲爲從乃合兩字以會意者爲會意之極變何也天地之生物也理著於氣氣吉則吉氣凶則凶視其所遇莫爲莫致則姑卽說文徵之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心統性情故有道心人心之別孟子亦曰性也有命

焉命也有性焉必杖思則得之貞其力於操存也然則一人之性情而吉凶固已分矣夫物非陽不施非陰不生故天施而地生男施而女生各正性命陽之爲也無所謂凶也品物流形陰之爲也不能定其吉凶也然則累人者惟血氣矣而吾謂人之所以能爲聖賢者全杖血氣血氣者人之魄力也克念作聖不可限量者恃有此具也是以彛星耿耿終古不能爲日月也細流涓涓終古不能爲江河也取而譬之吉凶已定者也惟夫用之吉則吉用之凶則凶者惟血氣爲然而壹壺之時卽將著於血氣之時故壹




之從吉者不爲吉，壺之從凶者不爲凶。許君說以形聲者，既誤，說以會意者尤誤也。

圜下云：圜，圜。小徐集韻類篇引皆同。毛初印本孫鮑二本五音韻譜皆作囹圜。蓋圜爲古字，圜爲後作。說解用之而不列爲篆文。口部囹蓋後人增也。而囹下不云囹圜。直曰獄也。亦經刪節。秦曰囹圜，不可割一字爲名也。韻會囹下云：說文本作圜，卽引囹圜所以拘罪人。又引前漢書東方朔傳：囹圜空虛以爲證。又曰：今作圜，則其所據小徐本無囹明矣。

鼠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段氏疑籀當作古，非也。籀文子作。上亦作。與鼠之上半同。彼說云凶有髮，與此說云象髮在凶上，詞亦同也。

𠂔下云凶取氣通也。玉篇引作取其氣所通也。語意乃完。段氏倒之，非也。凶與臍氣相通者，蓋道家泥丸丹田之說。漢桓帝紀左棺，注引說文曰：寘，憂也。音工奐反。句蓋出說文音隱

今作心旁官，卽寘字。今相傳音縮。玉篇寘有重文。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

惠之古文，似當作。段氏作，是從囚也。目囧

二字往往互用。直之古文𠄎，木當仍是從十從目，特以木易之耳。吾因古文從木，疑直字所從之𠄎，蓋象矩形，不當在𠄎部。周髀經曰：平矩以正繩，繩者所以爲直也。有正繩之器，而集十目以視之，未有不直者矣。古文從木，其意不甚明顯，蓋係奇字。然木生而直，矩之古文作巨，或體作渠，亦從木也。吾不疑部首之𠄎，卽當解爲矩形。爲許君誤說之者，以下文亡𠄎二部皆從𠄎，必曰：𠄎曲隱蔽，其義乃相附屬也。

愴下云：寬嫻。

當依列子釋文所引作閑。

心腹兒詩曰：赫兮愴兮。案毛詩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兒。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

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據宣字似毛詩本作愴。

釋文：僩，韓詩云美

兒。說文云：武兒。咺，韓詩作宣。宣，顯也。爾雅釋訓亦作咺。郭

注：貌光宣。乃合釋赫。咺也。釋文作烜。吁，遠反。光明宣著。案

許君之說：僩愴與毛傳異者，蓋據禮記爾疇恂慄威儀之

說。覺傳未安而易之也。寬，閑心腹。猶云心廣體胖。赫是威

愴是儀。合而言之，猶云恭而安耳。韓詩作宣，乃省借。今本

作咺，則聲借。咺愴皆況晚切也。朱子以赫爲盛大，以咺爲

宣著，亦本毛義。然嫌於詞之不順也。則總說之曰：宣著盛

大之兒是謂詩人倒文以就韻也恐未然

釋文不云說文作愷何其疏也

列子力命篇注引鄭君禮記注曰啍寬綽兒蓋卽用許君之說惜今注疏本佚之

窻從客者宋於周爲客之義也尊賢不過二代而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虞商旣然知夏亦以爲賓客也周獨名以三窻者創名也因窻字從客而取之非爲三窻特製此字也窻所以從客者出門如見大賓也

恟下云朗也引詩憂心且恟筠案毛詩自作媼傳曰媼動也與釋詁同郭注引詩亦作媼說文女部媼動也收毛詩

之字用毛傳爲說。不過未引詩耳。何於柚下引詩而說曰
朗也。改毛詩之字。改毛傳之說。若有駁正之意者。吾恐詩
係後人所引。竝未檢毛詩自作媼也。不然。玉篇廣韻皆云
柚朗也。不用毛傳而用說文。集韻十八尤。媼柚下皆
曰動也。而不合爲一字。而鼓
鐘釋文不言說文作柚。竝不言本又作柚也。屨入之人。蓋
以唐韻媼徒歷切。柚直又切。習熟時讀以柚與是詩韻協。
故漫引於此。

怕下云無爲也。正用子虛賦怕乎無爲。段氏亦引之矣。乃
改爲作僞。謂爲訓母猴不可用。夫許君於本字。祇說本義。

說解則假借居多。宋人方訾許君不知假借，忍再揚其波乎。且無爲也也字。其說曰：女陰名，或據秦權用毆字。段氏何不用之。然吾不見秦權何等。琅邪刻石有兩也字。至今巋然山顛也。沉僞下云詐也。段氏未敢改爲作也。但引荀子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昌明之。似將與蘇氏爲敵。不知已與堯舜爲敵也。乃於怕字下直云僞訓作也。以己之意爲許君之言厚誣許君。直自誣耳。

段氏改悞爲忼。吾甚信之。又考玉篇不能無疑。其悞字有重文。忼集韻作忼。從甲乙乞。燕字皆不合。似卽余制切之。

𠂔。變形爲𠂔耳。𠂔。曳一字。別有說。世從𠂔而向右曳之。是其比也。

忼字別收之。云他蓋切。奢也。似本之西京賦。心奢體忼。然賦注云體安驕泰。似字本作泰。又曰泰或謂忼習之忼。此忼字則與忼字同義。而其字從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索隱出忼邪。臣而釋之曰。忼音誓。忼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故爾雅云忼猶狃也。狃亦訓習。案此借忼惕字用之。段氏所引犬部狃。犬性忼也。本之小徐。然其字作忼。與文選同。吾終無以決之。姑發其端以待質。○段氏所據者。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也。案四月傳。廢忼也。正義引說文忼。

習也。蕩箋。此言時人怵於惡。釋文。怵。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其字一從犬。一從大。廣韻十三祭時制切。內收怵字。云。怵。習也。丑例切。內收怵字。云。習也。餘制切。內又收之。十四泰收怵字。與玉篇音義同。集韻始有怵怵二字。時制切。內收怵。丑制切。內收怵。以制切。內收怵。怵。而又不同義。怵奢從太。不收怵字。然則怵怵皆怵之譌也。廣韻十四泰怵字下。固云。又逝大二音矣。

憊下云。不明也。文選江文通詩。沿牒憊浮賤。注引說文。憊。不明也。案苜部。菅目不明也。夕部。夢。不明也。則憊。憊皆通。

玉篇懜莫公武瓦二切慙也。不明也。懜。牟孔切。心亂心迷也。則固卽一字。蓋古人注書於其異文不甚分別。李氏知江詩之懜卽說文之懜也。故引其說而不曰說文作懜。本非作字書。故不必區別也。卽如瘠字。說文作瘠。瘠。選注遇瘠字。卽引說文瘦也之說。而不曰說文作瘠也。要當知著書各有體裁。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不可見有異文。卽增補說文。或改易也。○周禮遂人注。懜。無知貌。釋文。懜。本又作懜。是知漢人皆作懜。後人以時行字改之。

懜字下。段氏引毛傳信誓懜懜然。又申之曰。謂旦卽懜之。

假借字。案毛傳故作旦旦。釋文云說文作𦉳𦉳。初不言毛傳作𦉳𦉳也。疏引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亦未嘗云定本作怛怛也。段氏鑿空自欺而已。

表記信誓旦旦。釋文字林作𦉳。

火部𦉳下引詩憂心𦉳𦉳。段氏據孔疏釋文改憂心如𦉳。心部𦉳下引詩憂心如𦉳。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後人增入。皆未可知。段氏又改憂心如炎。案釋文曰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𦉳。段氏作炎固有據。然釋文以作炎屬之韓詩。而不云說文作𦉳。又作炎。孔疏云如𦉳之字。說文作𦉳。可知說文不作炎也。且許君宗毛者也。若如段

氏說此詩作憂心如炎而雲漢亦作如炎如焚則經典不用惓字許君何必收惓字段氏之疑蓋自惓訓憂起謂如此則憂心如惓直是憂心如憂不可通矣不知詩人妙於語言許君則直指爲解不相妨也惓字直分作兩字用乃是火燒心耳故曰如毛傳曰惓燔也卽此意也且詩用如字有直有曲如山如阜直言之也如有隱憂曲言之也本以隱憂作詩而其詞則曰如有而後其憂之繇多而不可數固結而不可解躍如言下矣不可膠固以說詩也

懣下
云泣

下也引易泣涕懣如可釋之曰泣涕泣下如邪玉篇懣泣血也今周易作泣血漣如又可釋之曰泣血泣血如邪竊

意泣下也泣血也。也竝當作兒。

蕊下云心疑也。藥下云垂也。支選魏都賦神蕊形茹。注藥垂也。謂垂下也。蕊與藥同。而髓反。又引說文蕊下說。盧子諒詩藥藥芬華落。似藥藥皆藥之俗字。玉篇又有蕊。如累切。草木實節生。案魏都賦用蕊於句中。既不能以韻定其音。而許君固云讀若瑣。故玉篇廣韻皆有桑果切也。而說文韻譜入之支部。五音韻譜入之紙部者。直以蕊藥藥等字皆如累切也。夫諸字說文皆無。祇有藥字。又從其義而非從其音。乃諸書以俗字之音定蕊字之音。段氏又以俗

字之音爲心字之古音展轉迷謬莫此爲甚矣。

釋例卷十八補正

今又思之許君欲別段假假爲三字使之各適其用耳段借也此謂經典訓借之假當作段也假非真也此謂漢人所用假字是此義假非真則假非段之古義假非真卽真非假真亦非古義也假至也此謂易王假有廟之類當作假不作假也然周頌鼎王各大室尙書有苗格是古借格亦省作各也似不必別

前四行假字條之末

四葉

說苑指武篇曰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劉中壘生

前二行僂字條之末

七葉

許君既列丌部而又別出𠄎部且的指之曰古文奇字人

既列人部而又別出介部且的指之曰籀文大改古文則實有是字非出於杜撰也明矣然人字鐘鼎偏旁率作𠂇此蓋側身之象上有首下有足肱則爲身所掩映故不別作也𠂇則判然爲兩無此人形矣人蓋正立之象有首有肱有胷腹有股介則以股繼肱之下亦無此人形且釋山碑六字不作𠂇而作介所從之八尚同說文鐘鼎文則作介與籀文大無別矣竊疑𠂇介二字許君蓋采自古器偏旁本非獨立成字也卽以說文徵之人部中字偏旁在左者多在上在右者少在下者數棘兩字而已𠂇部中字無不在下也其後從𠂇之十二部無不在下也況兒兒皆人之名上體皆別作頭形而以𠂇爲之足也大部字十七惟契字大在下餘皆在

上從大之赤壺率奢夆六部亦在上，夆部七字皆在下，從夆之夫亦在下，惟立在上，而鐘鼎作夆，仍從大也。宗周鐘
𠄎字所從之二人，左合而右分，惟此足爲說文證。是鐘𠄎
字亦從入，楚良臣余義鐘，兒作兒，兒字兩見，一作兒，一
作兒，鐘鼎𠄎首字所從之𠄎，卽頁也，已見本卷十八葉。從兒
者六器，夆部之奚，商庚爵作奚，夆則夆彝作奚，均不從
夆也。且豈惟鐘鼎足據哉，卽說文亦初不一律也。夆部收
兀兒允兌充五字，其後繼之以兒先兒兕先禿見覲欠飲次頁
十二部，皆從兒者也。他部從兀之字五，從兒者三，其展轉從
元從完之字凡二十三，無不從兒也。從兒之字十七，其從兒
者十一，從允之字十三，從兒者九，從充之字一，從兒之字二。

皆從乚。夫部各本皆從乚，相其筆勢亦必不可從乚。展轉從𠂔從替之字凡十三。竝同。從兒者，𠂔部之兒也。固從乚矣。從兜之字一，卽從乚。先部從兒，𠂔卽從乚。其從先之字九。竝從乚。見部部首卽從乚。部內同。覲部及部內亦同。他部從兒者十一。字從兒者二。欠部六十五。字從兒者三。他部從欠者二。則從兒。飲次二部皆從欠者也。其文凡七。而從乚者六。頁部字皆從兒。從頭者同。從頁及展轉從𠂔從憂之字凡九。皆變爲頁。猶之允及從允之字六。其五從兒。其夂及展轉從夂及俊陵酸之字凡十九。皆以部位配合。涉筆之變。不足異也。說文從大之字及展轉從牽達之字二十五。從宀者惟夫立竝三部。他部無一從之者。從夫之字九。及展轉從規扶輦之字

六而從木入者八夢英亦作木入、從立之字十二從竝之字一
從亼者三耳、繹山碑及夢英皆作亼、且繹山大夫作亼
二是夫亦可讀爲大又是碑之不入、變而作亼、此從大之字
改爲從亼也而說文中只有改亼爲大者初無改大爲亼
者猶之祇有改亼爲人者初無改人爲亼者也雖許君創
始分人儿大亼爲四部而各部之後皆有以類相從之部當
必分別劃然斷無儿部之後忽而從人、亼部之後忽而從大
且同此一字展轉相從亦必不當岐出今之岐出皆寫者之過
然何厚于儿大何薄于亼哉設以亼示人曰人固有此
中分爲兩之形也愚人亦必譁然不信也卽此足知其厚薄之
故矣○𠂇亦作𠂇、𠂇亦作𠂇、皆省大爲人若謂所省者

大耶則是省上半若謂所省者介耶則是省下半

入葉前五行之

後增此

金刻賜字有



二形初不省借十一葉後一行

鐘鼎如此仍是向左

十四葉後九行

然鐘鼎從口之字又多作

〇 十五葉前三行之末

冒昧雙聲正不必有專字

十九葉顯字條之末

聶氏三禮圖所畫衮衣衣長而裳短不似古制蓋亦趙宋一代

之制矣

二十三葉前二行

隱公八年公羊傳何注引尚書歲二月東巡狩一節於如西禮

之下增二句云還至嵩如初禮殊為怪異堯都平陽至嵩不得

言還且上文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變文此亦不當言如初禮

二十六葉

後三行

爾雅郭注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猶分崧嵩為二乃孔子

閉居直引詩嵩高惟嶽矣或經後人誤改乎抑是篇即漢人所

作乎

二十七葉
後三行

段氏所謂孟子作混夷據孫宣公音義也凡此類當明徵其詞

皇矣篇串夷鄭注亦以為混夷釋文皆音昆

三十五葉
前四行

南山經作其名曰類無師字郭注類或作沛案沛類聲相近沛

師形相近訛而又衍是即陸所據本矣

四十葉
後三行

筠清館所收漢印范曰剛弒右熒曰雒左

印皆從火惟變

又為寸小異


四十一葉
前九行

伽藍記述魏高祖習字謎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

亦八分先橫後直之證四十三葉後二行

召伯虎散作視此少似是有首有臂有足人形具矣

加几何爲五十一葉前三行之末

鐘鼎作德德自心諸體未有從直者如以說文爲用

小篆則秦碑作德秦斤作德秦量二一同斤一作德不

知許君所本何書右所引者其文義皆與說文惠字合與彳部德字不合金文亦不見惠字〇五十一葉前

行九

積古齋秦權銘仍作也秦斤銘則作毆筠清館秦量銘亦作也

其字作與繹山碑同擊聲也也古匜字皆假借五十三葉後三

行